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61
1



精定
釋
卷一

戴炎謹署

文庫 11
D 161
1

柳田泉

010190554525

48-11850

炎緒丙戌仲秋成
都尊經書院精槧



楚詞釋

楚辭存古書局
經房書齋圖印

離騷經第一

王逸章句

王闔運注

離騷經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
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
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
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
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
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
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
哀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
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
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

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
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
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俱會武關
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於秦其子襄
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
澤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
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
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
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
脩美人以媲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蚍
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
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
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依章句所言則離騷經猶消搖游以三
字為名史公不容翦去經字而云作離騷
也屈子此作託於詩之一義故自題為經

離騷經第一

言此離騷乃經義百代所不變也離別也
騷動也父子離別騷動不甯天之經也初
懷王疏原後見困於秦復用原計為黃棘
之會秦楚通和太子出質已怨原矣及秦
偽歸太子以要懷王楚復合齊太子又質
焉懷王留秦不得歸而大臣欲立他子昭
睢不從乃迎橫立之是為頃襄時原年四
十有六名高德盛新王初立勢不能不與
原圖事原乃結齊款秦薦列眾賢詆毀用
事者眾皆患之乃譖以為本欲廢王又以
懷王得反將不利王及令尹王積前怒固
欲遠之而無以為名因是誣其貪縱專恣
放之江南而反以忘讎和秦為其罪原因
託其所薦達者於令尹而所薦者趣時易
節附和阿俗國事大變原忠憤悲鬱無所
訴語故行吟湖皋作為此篇不敢斥王之

楚辭一
不孝乃致切怨於子蘭懷王既薨新王定
立以卽位恩澤釋原自便原復還國而子
蘭得見此詞乃始大怒原使靳尚誣以款
秦誤國復徙之於沅徙十六年而楚亡
乃悉舒其憤而作九章焉凡楚詞二十五
篇皆作於懷王客秦之後初無怨已不用
之事實要必先明離騷經
反復之文然後知之

帝高陽之苗裔兮

德合天地稱帝苗裔也裔
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

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騰隍氏女而生老僮
是爲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
於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
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
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客卿因以
爲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裔末

離騷經第一

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將言已爲宗臣
而不敢顯言故託於祖所自出下以高辛喻
頃襄先言已祖高陽明與君兄
弟也必明親者同懷王休戚
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
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皇考大夫祖
廟之名卽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屈楚
大族言已體國之義也若以皇考爲父攝提
屬詞之例不得稱父字且於文無施也攝提
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正也于於也正月爲陬庚寅日也降下也孝
經曰故親生之邾下寅爲陽正故男始生而
立於寅庚爲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已
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

楚辭一

二

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言己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
 秋蘭以為佩飾博采眾善以自約束也
 治也扈讀若扈從之扈江離蓋芍藥也
 也芷止也蘭蘭也皆辟惡香草言去邪穢自
 潔清也與於通用字於猶而也辟擗也猶析
 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若水流也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
 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
 相待而身老耄也
 懷王客秦旦夕不怠欲返故若不及而常恐
 老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
 死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
 山名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
 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

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仁莽下奉
 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
 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已
 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
 睨也山坡相連處也木蘭辛夷花如菡萏故
 曰蘭蘭蓮古字通用宿莽因陳詩所謂莪也
 朝夕言汲汲也恐已死而志不遂故朝夕
 進賢不遺幽遠明非故用新進以間親舊曰
 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
 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
 秋代序言新君代故君也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
 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
 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

楚詞一

四

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
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
賢用能則年老髦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
零落無賢材也國無賢材恐王久客而不反
不改乎此度也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
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願令君甫
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政教棄去讒佞無令
害賢改此或誤之度修先王之法也撫猶
依也壯盛也原怨用事者與之異趣因亦自
尤言己不知依撫盛勢而乃以為穢濁而棄
之此往昔之所以見讒今何不自改乎由初
度正則靈均乘騏驥以馳騁兮以喻賢智言
不可改也

離騷經第一

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
于智也騏驥馬能勞驥尤以騏為尚故曰騏
驥所薦賢出使四方者也來吾道夫先路
也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為
君導人聖王之道也新進賢材視原轉移
其來也吾將道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
所在襟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也后君
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眾芳喻羣
賢言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
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眾賢使居顯
職故道化興而萬國甯也申重也椒香木也
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紉
索也蕙茝皆香草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

卷一

有聖德猶禱用眾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茝
 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繇伯夷朱虎益夔殷
 有伊尹傅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畢是禱用眾
 芳之效也三后三代繼體之君自夏傳子
 而有世族將明親賢雜用之意故言純者亦
 有雜時禱乃所以成純也椒桂木類以喻世
 臣時楚用事者疑原引新進以傾已故自明
 其志亦以勸曉令尹上官消其嫉妬也蕙順
 也茝廣也言新進
 賢人不宜見忌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
 而得路堯舜聖德之王也耿光也介大也遵
 循也路正也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
 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
 事之正也夫先三者據近以及遠明道德
 同也頃襄受父命如受禪而立光明正大
 無所嫌疑如循大道駁當時言懷王歸不利

說之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
 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桀紂夏殷失位
 帶之貌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
 惑違背天道施行違遠衣不及帶欲涉邪徑
 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君
 也黨朋也論語曰朋而不黨偷苟且也路道
 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言已念彼讒人
 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
 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昌披自恣之意
 捷徑急於自達反窘難不能行如今黨人偷
 奉新君名不正言不順故幽昧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
 之敗績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輿君之所乘
 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

楚語一

九

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皇懷王也出故言與已敗績矣復恐者黨人欲陷懷王乃以絕秦力忽奔走以先戰為名誣原畏死故恐其敗武跡也詩曰履後兮及前王之踵武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職也詩曰子聿有奔走子聿有先後是之謂也前王周文王也武跡也奔走先後文王所恃以合與國滅昆夷原欲合從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擯秦以及其踵迹荃香故以香草為喻惡數指斥尊信讒而齊怒香故以香草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已也荃芥孫

齊疾也中情欲反王以成新君之功業反蓄前怨疾怒以為將廢已也芥為膾主故以喻君以荃喻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謇謇忠貞貌也易曰王臣謇謇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已知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也修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語告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靈修善治言欲成嗣王之孝指天正之也靈修善治言欲成嗣王之孝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

楚辭

卷一

離騷

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猶議也遁隱也言

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

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近曰離遠曰

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

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成

言頃襄約原反王之謀也抽思曰昔君與

我誠言羌中道而回畔言之詳矣難憚也余

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

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滋蒔也十二畝曰畹

或曰田之長為畹也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

種蒔眾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

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

名芑與五十畝為畦也杜衡芳芷皆香草也

言已積累眾善以自潔飭復植留夷杜衡

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畹三十畝

畦五十畝杜衡土蕙似葵而香留夷所未聞

也四草成畝以雜衡芷言賢才既盛行止皆

有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冀幸

備也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已種植眾芳

長也刈穫也草曰刈穀曰穫言已種植眾芳

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

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眾賢

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刈斷也俟秦可

伐之時乃決用兵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

言非主款秦也

芳之蕪穢萎病也絕落也言已所種芳草當

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眾芳摧折枝葉蕪

離騷經

遂斥棄則使眾賢志士失其所也刈則萎
 絕而材得所用故不傷之而但哀其不用以
 蕪於穢耳傷人材坐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
 見摧殘不得戰死
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
嫉妬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
人名滿曰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
志皆並進取貪婪于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
索不知厭飽也羌楚人語也猶言卿何為也
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興生也害賢為嫉害
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
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
清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大山之鷓鳴赫
駕雛此之謂也言眾雖疾原不宜疾原所
進以己求索未足乃謂眾賢干原必原貪婪

滿足乃有薦之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
因生嫉心也
所急言眾人所以馳驚惶遽者爭追逐權貴
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眾人急於
財利我獨急于仁義也既被眾妬唯當急
結主知而眾既競進己又逐驚誠乖本心也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七十曰老
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
來至恐修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
貪流名于後世也原時年四十六早有盛
名若己老也隨眾改節**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則敗其修能之名矣
夕餐秋菊之落英墜也英華也言已旦飲
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

李詞一

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蕊動以香
淨自潤澤也木蘭原所薦達秋菊原自喻
也九歌曰春蘭秋菊長無絕兮墜落
言放棄也所薦朝得罪原亦夕放
其信姱以練要兮苟誠也練簡也苟余情
媻美也練靈也善也言轉通用設詞以明意也媻
已與君以美善相約長顛頷亦何傷不飽
貌言己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好美
中心簡練而合于道要雖長顛頷飢而不飽
亦何所傷病也何者眾人苟欲飽于財利已
獨欲飽于仁義也言君苟修姱已得罪無
傷也擊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
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擊持也根以喻本
貫累也薜荔香草

離騷經第一

也緣木而生蕊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
貌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
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矯
直也胡繩香草也纒纒索好貌言已行雖據
履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
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茝蕙
原所薦未退者也改申椒言木根者詞不欲
太顯耳薜荔胡繩皆蔓生依緣而後起茝蕙
不須貫索而亦擊矯堅木以結紉之言託所
薦於大臣使相連絡攀附謀國之苦心也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言我忠信
也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雖
服事也薦賢於佞亦知其不以爲事
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賢大夫

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
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
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周合也彭老彭
咸巫咸殷臣傳道德者蓋先居夔巫非熊受
其道居其地彭在西秀之間巫山在夔皆楚
舊都故原屢稱焉東方朔七諫曰棄彭咸之
娛樂舊乃傳彭咸水死長太息以掩涕兮哀
又以為一人似非也

民生之多艱

艱難也言已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效彭咸沈身于淵乃太息

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也人性多險反覆不可測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鞿羈兮馬自喻鞿羈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累也姱謂頃襄以謀反懷王為美名也上所謂

離騷經第二

信姱九章曰覽余以其修姱皆謂王之美也
言王羈縻已偽與謀反懷王也回風曰心鞿
羈而蹇朝諝而夕替諝諫也詩曰諝予不顧不
之智姱好之姿然已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
矣故朝諫蹇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思言
一語不合則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
廢去不用

菑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纒佩帶也

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眾香
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菑以自結
束執志彌篤也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
清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
九死終不悔恨蕙菑即前所結於木桂者
也眾方譖其樹黨乃又託其所善於執政以

卷一

實讒口非但見放殆必怨靈修之浩蕩兮王政
見誅故自明其不悔
迷亂則下怨父行悖惑則子恨靈修謂懷王
也浩猶浩浩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
誘以陷之死故切致其怨以感之終不察
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
姪言己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
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
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
則忠臣被誅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
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眾女謂眾臣女陰
也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喻臣
蛾眉好貌謠謂毀也詠猶譖也姪邪也言眾
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

離騷經第一

姪不可信也猶眾臣嫉妬忠正言己姪邪不
可任也善猶多也王雖負約亦由譖之者
多故又傷謠詠也己好
薦賢有類於不貞專固時俗之工巧兮偃
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
度侗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
盜舛以流亾兮余不忍為此態也偃背也圓
曰規方曰圓
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背
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
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
亂政治危君國也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曲
直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
隨木曲屈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

楚辭

卷一

修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
 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
 也楚人姓名住曰際言我所以憫憫而憂中心
 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
 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溘猶奄也言
 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中正之性
 為邪淫之態際際也會合之處惜誦曰儻
 侗而干際眾譖已成惟有改行與合乃可驚
 以免欲為其態而自歎其窮亦不怨人也驚
 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
 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
 攘詬驚執也謂能執伏眾鳥鷹鷂之類也以
 喻忠正言驚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

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世
 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言何所有圜
 鑿受方柄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
 忠佞不相為謀也抑案也尤過也攘除也詬
 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
 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
 少正卯也攘取詬病也已欲屈抑以伏清
 從俗忍眾人之所尤則將取病前修也伏清
 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
 之節者固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
 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也死直自
 直而死也不忍尤則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
 伏清白以取死而已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延長也佇立貌詩曰
佇立以泣言己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
審察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
反終己之志也回旋也路道也迷誤也言乃
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
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
義欲還歸也人臣誓死而無益於國非相
道也既欲伏死又自悔其不察于是又謀退
也隱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北且焉止息行也
澤曲曰皋詩云鶴鳴于九皋土高四墮曰椒
正言己欲還則徐步我之馬于芳澤之中以
觀聽懷王遂馳高止而止息以須君命也
身既放退又託國事於子蘭子椒故下專咎
二人而子蘭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
聞之大怒

離騷經第一

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夫容以為裳不吾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退去也言已誠
誠君不肖納恐重遇禍故將復去修吾初始
清潔之服也製裁也芰蔭也秦人曰薜荔荷
芙蓉也夫容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進
不見納猶復裁製芰荷集合夫容以為衣裳
被服愈潔修飾益明芰荷夫容原放江潭
所與游之賢士也方以薦士獲謗而復不能
斂藏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
澤其糝糝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岌岌高貌陸
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
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也芳德之臭

李同一

五

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糅雜也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襟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澤澤也言己與羣小雜居幸能自潔溘于氣相雜舊以澤為玉潤非也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忽疾貌荒遠也言已欲進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方之外以求賢君也四荒四境荒遠之地已既被放可任佩繽紛其餘飾兮芳菲菲其彌章盛貌餘眾也菲菲猶勃勃芬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

離騷經第一

紛而眾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忠臣被放民望愈隆增加語言益為時所忌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言萬民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媮我獨好修正直以為常行也懲艾也言己好修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未艾也體解得重罪者殊死之如解牲體也一進一退其機愈危不獨蹈死且將菹醢己非不知之女嬃之而不能自止忠貞之性九死不變也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嬃見已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女嬃女有才智者易曰歸

妹以嬖妾之長稱嬖蓋以喻臣之長上官令
尹之屬陽與原為同志者舊以為屈原姊屈
姊容亦名嬖作賦曰鮫婞直以忘身兮終然
不宜見姊名也
歿乎羽之野曰女嬃辭也鮫堯臣也帝繫曰
死曰歿言堯使鮫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
命乃殛之羽山死于中野女嬃比屈原于鮫
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鮫方命圯族忘身
勤死當聖世而獨夭枉故常引以自比惜誦
曰行婞直而不就**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
豫鮫功用不就
此婞節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
同而見憎惡於世也有親**謇葉施以盈室**
也獨以好修親王之婞節

離騷經第一

兮資蒺藜也菘王芻也菘臬耳也詩曰楚楚
者資又曰終朝采菘三者皆惡草以喻讒
佞盈滿於**判獨離而不服**判別也女嬃言眾
側者也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
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同故斥棄也
眾皆邪佞導王為惡故**眾不可戶說兮孰云**
必分離忠賢使不任事
察予之中情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熒獨而
不予聽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
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朋黨也熒孤也詩曰
哀此熒獨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
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熒特獨何有聽用我
言而納受之也上予子屈原下子嬃自謂

楚詞一

七

也欲原無獨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
異而與世朋喟歎也歷數也言己所言皆依前
茲世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
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此辭也濟沅湘以
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濟渡也沅湘水名征
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
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
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
帝冀聞秘要以自開悟也自郢南行溯沅
入湘禪位相代故思舜也帝啟九辯與九歌
系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啟九辯與九歌
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

離騷經第一

失乎家巷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
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
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
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
生謂之三事夏康啟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
也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
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
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
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
子之歌此佚篇也九辯九歌啟所得之樂
章名也天問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屈原宋
玉襲其名以作諷言頃襄以子代父位而娛
縱如太康五子亦不顧難昇淫游以佚畋兮
喻子蘭等佚游忘國也

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羿諸侯也
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游戲以佚畋獵
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也鮮終也
室子也封豐茸毛盛貌亂流猶亂離也
室子也封豐茸毛盛貌亂流猶亂離也
貪夫厥家澆身被於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
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澁寒澁羿相
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
事信任寒澁使為國相澁行嬖於內施賂於
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
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
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澆寒澁子也強圉
多力也縱放也言澁取羿妻而生澆彊梁多

離騷經第一

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康安
也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
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
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
羿澆寒澁之事皆見於左氏傳
澆異姓之臣強圉喻主言伐秦者
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
用而不長桀夏之亡王也殃咎也言夏桀上
殃咎終為殷湯所誅滅后君也辛殷之亡王
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言紂為無道殺
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
不得長久也桀紂拒諫亡國以喻君不用
已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

楚辭一

十一

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
 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儼畏也祇
 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
 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
 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佑也頗傾也言三
 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
 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
 易曰無平不頗也竊愛為私所私為阿錯置
 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
 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
 其志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苟得用
 傳與文王哲智也茂盛也茂勉也
 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也苟誠

離騷經第一

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
 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
 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後謂桀紂相視也
 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
 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
 其真偽也相觀猶周望也下又曰覽相觀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余身
 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服服事也言
 有不仁義而可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
 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
 成也危殆言已正言危行身將死亡上觀初世伏
 節之賢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也新不量
 君初立起用舊臣於此悔則立致貴也

楚辭一

十九

鑿而正柄兮楚詩一量度也以充鑿正方也柄所固前修以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柄則物不
菹醢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
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
菹醢龍逢梅伯是也前修既見菹醢今固
危固當也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
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會累也歔歔懼
也鬱邑憂也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
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也茹柔
栗也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已
自傷放在草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
流猶引取柔栗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
仁義之則也茹萌也有君而已不可仕所

離騷經第一

薦賢又尚幼弱故哀之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
中正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昇澆
也言已上觀禹湯文王修德以興下見羿澆
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中直身
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以念仰訴於天則
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
游故設乘龍駕雲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幽
思也陳詞啓九辯至可服之詞以必反懷
王薦賢於頃襄也頃襄覽以修駟玉虬以乘
姪外示委任故自以為得中正駟玉虬以乘
鷺兮海經云鷺身無角曰虬鷺鳳皇類也山
以為車飾鷺總后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
飾車者喻昏齊女也

於蒼梧兮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
去離世俗遠羣小也軻楷輪木也蒼梧舜所
葬也蒼梧舜巡方所至言請命於懷王
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淮南
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山上受道聖
王而登神明之山縣圃崑崙山上地西極
所屈以喻謀秦也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閭
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
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言已誠欲少留於君
之省閭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
且盡年已衰老也靈吾令羲和弭節兮望
瑣以喻懷王幽囚也

離騷經第二

崦嵫而勿迫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
水中有虞淵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
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
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羲和掌日以
喻謀國者崦嵫日所入喻懷王已去位也迫
急急則愈不成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
而求索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修
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
至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者
也咸池日浴處也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
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於扶桑是
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
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

潔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
老延年壽也咸池扶桑皆在東方以喻齊
也飲馬總轡言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
欲結齊為援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下照下地拂擊
相羊也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下照下地拂擊
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
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
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
蔽日使不得過也若木日人所拂木以喻
秦也逍遙相羊有所待也前望舒使先驅兮
懷王在秦不可遽絕秦也前望舒使先驅兮
後飛廉使奔屬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
號令以喻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
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于後以告百姓或曰

離騷經第二

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于後望
舒飛廉皆喻諸侯也欲合從擯秦故曰前驅
後鸞皇為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
屬鸞結昏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興于
於齊也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興于
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
我嚴裝未具雷師亦喻諸侯此蓋專謂齊
王也有未具者則雷師告之其行吾令鳳鳥
迅疾也言雖合從尤專恃齊耳
飛騰兮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
以日夜冀相逢遇也鳳長百鳥喻嗣王
也飛騰言自奮發日夜言之故王厭也飄風
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回風為飄風以

興邪慝之眾屯其相離言不與日和合也雲
 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鳥往求
 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淫惡之人相
 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
 我變節以隨之也屯屯也風與火為屯詩
 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雲電蒙邪之人也以
 言大臣貪暴朋比引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
 進蒙暗邪淫於君所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
 離其上下紛盛多貌總總猶傳聚貌班亂
 見俗人競為讒佞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
 之義斑然散而不可知也離乍合上下
 采之貌言頃襄信讒離乍離離麻錄文
 乍合佞人辯詞顛倒沮敗已謀也離吾令帝
 閹開關兮倚閹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

結幽蘭而延佇帝謂天帝閹主門者也閹闔
 惡佞將上訴天地使閹人開關又倚天門望
 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曖曖昏昧貌罷極也
 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
 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也吾令云者言已
 不知幾猶謀反王也帝懷王也關秦武關也
 閹闔又在其西倚望者帝也幽蘭新進賢士
 也己知王望歸故謀令閹開出之而世溷濁
 志不得遂故更結賢人少須時日也世溷濁
 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溷亂也濁貪也言
 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妒忠信也朝吾將濟
 言蔽其反王之美如其薦賢也朝吾將濟
 於白水兮濟渡也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
 山飲之不死

本司一

二五

陽今謂之白河濟登閭風而縹馬
之從漢中入秦在崑崙之
上縹繫也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
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閭風清
明言已修清白之行不懈怠也登閭風喻
人秦從王也縹馬喻不進已入秦愈無外援
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北之無女
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
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北
閭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己同心也舊說高
北楚地名也言楚國執政無人當留輔政
也盜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方青帝舍也繼續也言已行游奄然至於青
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

離騷經第二

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
所居喻頃襄也然游之言復歸仕之也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相視也詒遺
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
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
也下女頃
襄用事者吾令
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
在豐隆雲師宓妃
神女以喻隱士言我令雲
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淨若宓妃者
欲與并心力也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
宓妃齊女也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
以爲理纓佩帶也
義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
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修而爲媒
理也伏羲時敦樸故使其臣也纓帻也

本卷一

二十五

慎書謂之援臂如涪以爲收衣袖之繩執事者所用也徒鼓磬謂之蹇徒鼓鐘謂之修理行人也鐘磬樂之始終蹇修紛總總其離合則未成音言齊昏不成就也

兮忽緯繡其難遷
緯繡乖戾也遷徙也言蹇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復言此者欲明再被譖也緯違繡割也言君忽又與己乖離也遷遷君於善也言不悟也

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次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洧盤水名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窮石洧盤皆

離騷經第一

在西極以喻秦也夕言懷王朝言頃襄也日入之地而朝往濯髮喻初政怠惰自卸於秦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宓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保其美貪父位也信美無禮無父之君不可與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

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言我乃復往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偃蹇高貌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

有娥商先佚遺也言欲更求楚宗室

賢者立之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鳩運日
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言我使鳩鳥
為媒以求簡狄其性殘賊不可信用還詐告
我言不好也鳩毒藥潛殺人者廢立之謀
甚祕故必令鳩而媒之鳩反告余不好之事
論不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逝往也
合也
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其性輕佻巧利多
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鳩喻后妃
雄鳩夫人預政者蓋鄭袖也亦不欲立頃心
襄故鳴且逝而佻巧可惡尤不可與合謀心
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
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
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

離騷經第一

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外臣鳳皇既受詔
結謀自託於宗室子義不可也
兮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
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
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娥簡狄
也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娥簡狄
誅我也高辛以言楚君也己方被譖又謀廢
立事雖成君
將先誅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
逍遙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地方
自適也楚君不可事故欲
遠集身方見疑又無所止也
及少康之未家
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相之子也有虞國
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

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
而邑於淪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以
收夏眾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
方之外博求眾賢索宓妃則不肖見求簡狄
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
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 少康未家楚
後王賢明能以薦進賢才也 欲 理弱而媒拙兮恐
留身待之以薦進賢才也 欲 理弱而媒拙兮恐
導言之不固 留弱也拙鈍也言已欲效少康
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 又恐媒人弱鈍達言
也 直道不容故又恐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
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遠遠兮哲王又不寤
稱舉也再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
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小門謂之

離騷經第一

閨邃深也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
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
尚不能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
不智之君而多閹蔽固其宜也 極言事君
之難也寤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
選也遇也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
終古 此言我懷忠愛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
楚終不可留 索蘆茅以筵篲兮 索取也蘆
故不能復忍 索蘆茅以筵篲兮 索取也蘆
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篲也
蘆茅菑菑雀弁一物也蓋卽茹蘆以染帟
名靺以染弁名菑蘆亦赤也赤茅通靈故又
名茅菑菑文從鬼草染祭服亦用之索之者
其以著與筵羅絲管篲通通用字判竹也今
卜者以竹籤書吉凶繇詞搖得以判竹擲地

視其俯仰其筵筭與或者筵筭當作筵薄命
索繩也織葦茅為筵薄藉地以禮神也
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
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
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氣望氣
者靈巫也將適他國故謀於望氣者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
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
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也孰誰也思九州
猶問也訪問信修者則往慕事之
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言己思念天下博
而可止乎不可斥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
言有君故曰有女

離騷經第一

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
故字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
汝也女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
好惡其不同兮唯此黨人其獨異眩曜惑亂
靈氛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
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也黨
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
不同此楚國猶獨異也民之好惡不同惟
黨人好邪惡正其情如一獨異於常也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
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

楚詞一

卷一

之能當艾白蒿也盈滿也言楚國戶服白蒿
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
不肖近也察視也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
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無人知臧否觀眾草
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
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
別於忠佞知人最為難也蘇取也草木喻眾賢理
美自謂也蘇糞壤以充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
謂也蘇糞壤以充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
香囊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
也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言蘇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
而不香言近小人遠君子也言已欲從靈氛

離騷經第一

勸去之吉占則中心狐疑念楚國也巫咸古
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
降神精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
來下願懷椒糈要之使占茲吉凶也巫咸
楚先師仍欲留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
楚故要之也竝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翳蔽也
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
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知已
之志也皇皇天也剡剡光貌言皇天揚其光
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不去則羣
神佑之故降迎告吉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
也九疑喻懷王也渠燹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

楚詞一

三

調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渠法也獲度也言
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嚴敬也合匹也
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也言禹湯
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
能調和會易而安天下也勉其求賢待用
也摯薦臣扈咎繇設九科以喻苟中情其好
大臣有進賢之職者原自謂也
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
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行媒喻左右
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
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

離騷經第二

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
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
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為公道用大
興為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
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呂太
公之姓氏也鼓鳴也或言呂望太公姜姓也
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言太公避紂居
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於朝歌
道窮困自舉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
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
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
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帝
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
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而識所夢載以俱歸
以為太師也甯戚衛人該備也甯戚修德不
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

卷一

三十一

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
客卿備輔佐也極言用賢無方以明己無
私及年歲之未晏兮方晏壯強也言已時亦猶其
黨及年歲未晏晚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
未央央盡也言已所以為德化也然年時亦
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恐鷓鴣之先鳴兮
鷓鴣一名買鷓常以春分鳴也鷓鴣當為
鷓鴣伯勞鷓五月乃鳴注蓋以鷓鴣為子規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言我恐鷓鴣以先春分
芳不得成也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何
蒙罪過也王薨國破則賢才無託也
瓊佩之偃蹇兮眾蔓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

離騷經第一

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偃蹇眾盛貌言我佩
盛眾人蔓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諒信也
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我正直必
欲折挫而敗毀之也已恐黨人嫉妬黨人
亦恐已嫉妬故摧折所薦使共疏遠原也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
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
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
也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
去也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
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
人忠信更為佞偽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

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
 愚狂或不顧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不
 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已既余以
 去國所薦皆懼禍改行靡然成風也
 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馬蘭懷王少弟司
 也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
 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有誠信之實但
 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委厥美以從俗兮苟
 初託子蘭故責望之
 得列夫眾芳椒專佞以慢慝兮穢又欲充夫
 佩幃委棄也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
 也椒楚大夫子椒也慝淫也穢茱萸也似椒
 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

離騷經第一

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
 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
 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椒楚大
 夫子椒也穢似椒者亦大夫也皆佞子蘭以
 求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干求祇
 容子椒苟欲自進求入于君身得爵祿而已復
 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申椒固宜充
 幃而干進則亦不芳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
 也祇當為祇厚也
 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
 離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
 乎疾之甚也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
 廷眾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椒蘭舊

臣藹離新進楚言一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三十一
從而變也言已內行忠直外佩眾香此誠可
茲歷逢也言已內行忠直外佩眾香此誠可
茲貴重不意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委其美者蘭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
未沫誠難虧歎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
沫猶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
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
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言已雖不見用猶
守忠貞以娛樂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上
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壯盛之時

離騷經第二

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靈氛既
告我以吉占歷善曰吾將去君而遠行也
仍從靈氛吉占決去也折瓊枝以為羞兮精
瓊糜以為糧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精鑿也糜屑也糧糧也詩云乃裹餼糧言我
將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
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象象牙也言我
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襍錯以
言己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飛龍喻懷
王也九歌曰飛龍兮翩翩瑤象謂玉路象路
襍之者合從諸侯以拒秦也何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
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于世也

離心言王及令尹心與己異也九章曰駭遽
以離心又曰人之不與吾心同莫親於父
子而離心不同故當遭吾道夫崑崙兮
自疏也此之謂離騷遭吾道夫崑崙兮
人名轉曰遭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
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君臣之義
無可自疏繫心懷王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
仍獨轉於昆侖也
之唵藹兮鳴玉鸞之啾啾言已設去楚國遠
明之山其路遙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也揚
披也唵藹猶蒼鬱陰貌也鸞鸞鳥也以玉為
之著于衡和著于式啾啾鳴聲也言已從崑
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翦鬱排讒佞之黨羣
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朝發軔於天津
雲霓蔽遮王者玉鸞王車也

離騷經第一

兮夕余至乎西極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
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
之道且亟疾也天津漢津仍欲從漢中入
秦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翼敬也
畫龍虎為旂也翼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則
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鸞翔翼翼而
和嘉忠正懷有德也旂諸侯來忽吾行此
助楚者所建也承之者楚君臣
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
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
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

其千乘兮齊王軼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委蛇流沙流如也尚書曰餘
崑崙山容與游戲貌舉手曰麾蛟龍水蟲也
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蟲也
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
鼉鼉以為梁也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
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
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艱
難也騰過也言昆侖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
能由故令眾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
言已所行高遠莫能及之不周山名在崑崙
西北轉行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眾車
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
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

離騷經第一

言君行左垂不與已同志也屯陳也軼鋼也
一云車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
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已者眾皆有玉德
宜輔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婉婉龍
貌言已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
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雲能潤
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潤施萬
物也流沙弱水所入今西藏地也西皇其
地君長三代不奉正朔故皇之不周在昆侖
西北今草地也赤水丹水商於之北謂之丹陽
梁微外師處也武關道不可出故容與不進
也秦之弱楚在據巴蜀取夔巫以壓夷陵今
更欲從黔滇通緬藏包雍涼窺蜀通巴以復
夔巫此原平生壯謀有志抑志而弭節兮神
而未得試者故其詞奪壯抑志而弭節兮神

楚辭

卷一

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言已雖乘雲龍猶白
而遠莫能追及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
終不可遂徒抑之弭之而愈馳耳雖高奏九歌
而舞韶兮聊暇日以媮樂九歌九德之歌禹
也尚書蕭韶九成是也言已德高智明宜輔
舜禹己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
遇其時故暇日游戲媮樂而已九韶之舞而不
得言父子相繼也韶舜所作異姓相代也言
頃襄為子不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
如異姓臣不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
鄉也言己雖升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
且思也陟升登也赫戲猶赫乎古者戲序

離騷經第一

用字通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僕御
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
天匝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
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
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宗臣去國仍當以
楚為本不顧舊鄉亂曰旨總撮其要也屈原
亦終於無成也亂曰旨總撮其要也屈原
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
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文采紛華然
故自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
敘之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
賢人也易曰闕其戶闐其無人屈原言已矣
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人時又何懷乎
忠信之故自傷之辭國無人時又何懷乎
俗從流也莫我知蔽美稱惡也又何懷乎

故都言眾人無有知己已復何為思故鄉既
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
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
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遠逝駕龍徒
高馳也欲還秭歸依舊都終隱以老也

離騷經釋第一

弟子成都方守道校

楚詞一

離騷經第二

楚詞釋

九歌第二

王逸章句 王闓運注

九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
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
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
毒愁思拂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
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
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
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焉此九
歌十一篇禮魂者每篇之亂也國殤舊祀
所無兵興以來新增之故不在數皆頃襄
元年至四年初放未召時作與離騷同時

東皇太一 東皇蒼帝靈威仰周郊之所祀也太一中宮貴神即帝坐也楚

蓋僭郊故民有其祠

吉日兮辰良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辰時也自雞鳴至夜半 穆將愉

兮上皇撫長劔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

兮玉璫 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修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

恭敬所以宴樂大神也撫持也玉珥謂劔鐔也

劔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琳

琅皆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焉鏘佩聲也詩云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

歌第二

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或曰紜鏘鳴

兮琳琅紜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劔佩眾多紜

錯而鳴其聲琳琅瑤石之次玉者也詩云報

之以瓊瑤也瑱當為鎮壓席玉也湘

夫人曰白玉兮為鎮瑱充耳非其類 益將

把兮瓊芳 益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

靈巫何恃乎乃復把玉枝以為香也 蕙肴蒸

盜詞也離騷曰盜吾游此春宮 兮蘭藉 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

為和編 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

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

言已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

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之和也揚舉也拊擊也

李同二

連蜷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容光爛然昭
明長無極已也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也言神之
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
既至於壽宮欲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
也齊同也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藏而
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藏而
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
易曰雲從龍也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
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青黃五采之色與
五方帝同色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
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戲
也靈謂雲神也皇皇則美貌也降下也言雲神
來下其貌皇皇而美有光明也疾去疾貌雲
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
焱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覽望也兩河之間曰
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

九歌第二

冀州尚復見他方也冀州京橫四海兮焉
師之稱穀梁傳曰鄭在乎冀州

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懔懔窮極也言

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也君謂
雲神也懔懔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
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四方以忘己憂思而
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煩勞而懔
懔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
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
嘆喟心每懔懔而不能已也夫君喻楚
王也有廣大之地而不能自強故勞也

湘君 湘君洞庭之神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

修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左
所集魚鼈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神常
安不肖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
豫也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
者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
州乎以為堯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
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
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要眇好貌
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
美君喻懷王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
使江水兮安流謂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
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常香淨也沅湘水名
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

九歌第二

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洞庭望夫君
所吞吐三水為大言已能安定楚也望夫君
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吾
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君謂
參差洞簫也言已供修祭祀瞻望於君而未
有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
征行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
北行亟還歸故居也遭轉也洞庭太湖也言
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
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薜荔香草也拍擗壁
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是也蓀香草也
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蓀為楫擗
四壁蕙草縛束屋乘船則以蓀為楫擗蘭為
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頃襄初立召原

謀反懷王故駕飛龍也當求賢草野故道
矣拍綯繞旌謂以旌來招也拍蓋帛也綯
枉也繞亦旒也司馬相如賦曰靡魚須之
旃注以拍為搏壁繞為小楫蓀不可為楫
上又無望涪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壁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靈精誠也
名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下
郢之碕以泄憂思橫渡大江揚己精誠冀
感悟懷王使己還也涪陽池涪之陽洞庭
之北也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
極己女謂女嬋媛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
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
嬋媛牽引而責數之為己太息悲毒欲使
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極至也女喻賢士也

九歌第二

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陴側
言求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
流也君謂懷王也陴陋也言己雖見放棄
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桂權兮蘭棹
思念君也陴隱也桂權兮蘭棹權船也
版也棹也斲冰兮積雪斲斲也言己乘船
曳船索也斲然委積而似雪言己勤苦也
斲冰凍紛然委積而似雪言己勤苦也
冰雪喻小方斲冰而又積雪讒諛盛也
薛荔兮水中芙蓉兮木末薛荔香草緣木
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
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薛
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之也薛荔
芙蓉喻近臣也思美人曰令薛荔而為理
因

芙蓉而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言婚
 為媒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
 諭行與君意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也言人
 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已
 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也言已於嗣
 君心異恩淺欲因近臣以自達石瀨兮淺淺
 乃又不知所以求故勞而輕絕石瀨兮淺淺
 飛龍兮翩翩瀨湍也淺淺流貌也屈原憂愁
 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
 自傷棄在山野終無所登至也石瀨喻國
 事阻難也飛龍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
 懷王去而不反也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
 兮告余以不閒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與
 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已執

九歌第二

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眾人也閒暇
 也言君嘗與己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之故
 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已也期約反
 王也抽思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
 期又曰與余朝騁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
 言而不信朝騁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
 朝以諭盛明也澤曲曰皋言己願及朝明已
 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弭安也渚水
 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弭情
 安意終志草野也北渚今沙市地也聞召
 而喜故騁騫近郢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宿
 而事變故弭節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宿
 次也失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已所居在
 所止也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已所居在
 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捐余玦
 與鳥獸魚鼈同為伍也居不安也捐余玦

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
得玦則去不欲去故捐玦遺余佩兮澧浦
也雖知心不同猶望有濟遺
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
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
有還意遺遺詒也澧浦由江入采芳洲兮杜
沉之道詒之佩者自放所召之
若將以遺兮下女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
己之儔匹也言己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
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
也杜若衡下女嗣王也凡艸可時不可兮
采者為若采杜若者欲且連衡也時不可兮
再得聊逍遙兮容與也言日不再盛
也逍遙遊戲也詩曰狐

九歌第二

裘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年
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
待天命之至也嗣君初立內外
改觀疆弱在此時不可輕舉也
湘夫人湘夫人蓋洞庭西湖神所謂青草
湘湘以出九疑為舜靈號湘君
以二妃嘗至君山為湘夫人焉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
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北渚渚宮
在洞庭之北渚江而居今沙市是也目眇
眇兮愁予眇眇好貌也余屈原自謂也言堯
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
遇閻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頃襄

初立郢受蜀下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
流故遠望而愁也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
下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眾民愁而
賢者傷矣或曰屈原見秋風起而木葉墮悲
歲徂盡年衰老也洞庭波國不甯也木葉
下危將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蘋草
隕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佳謂湘夫人也
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
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
婦張設幃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蘋萃之
大者一曰馬帚蒲類也葉背白水瀕所在有
之結為席以禮神故登之也禮所謂芣剪編
以為器則謂之筭矣夕張者所謂鳥何萃兮
指曠黃以為期言密謀反懷王

九歌第二

蘋中醫何為兮木上

萃聚醫魚網也夫鳥當

在水而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

此蘋當作萍萃蘋者水鳥也醫即網也取

鳥者當於木然取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

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言沅水之

中有茂盛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眾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眾人也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言鬼神恍惚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流而潺湲也芷蘭喻賢材也沅澧言幽僻也上之求賢乖方故隱僻之賢雖

楚辭

九

思君而不敢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齋朝馳

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滌麋獸名似鹿也蛟龍類也麋當在山

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

僕隸也濟渡也滌水涯也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間麋之言迷也食亦為也言執政在

廷迷惑也蛟龍類鄰國君象也水裔水邊言遠不相及喻合從不成也西滌三滌最西入

秦之道言君召己則當先謀入秦迎王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

兮偕逝子屈原自謂也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

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騰駕偕逝六國合謀也離騷經曰騰眾車使徑待

九歌第二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

而居處也水中築室其事難成而已蓀壁以荷蓋葺之喻不辟難終冀可成也

兮紫壇播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

兮葍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櫜兮既張白玉

兮為鎮疏石蘭兮為防芷葺兮荷屋繚之兮

杜衡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室壇布香椒於堂上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榱也

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葍白芷也房室也罔結也言結薜荔為帷帳擗析蕙覆櫜屋以玉鎮

也杜衡香草疏布陳也葺葢屋也繚縛束也杜衡香草言葺荷屋則用此眾芳喻任

已則當薦眾賢也蘭橈玉篇引作欄橈欄棟
古今字橈椽也楣橈皆屋宇也橫者曰楣直
者曰橈擗當為擘分
也鎮柱礎防渠瓮
兮廡門者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
憂思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
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眾芳以為殿堂修飾
彌盛行善彌高也廡覆也門在外以九疑
喻國四境也言賢人充庭則國勢外強九疑
續兮竝迎九疑山名舜所葬也九疑舜巡
秦當合眾材之地並迎者迎其來也喻懷王客
迎其還楚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
言舜使九疑之神續然來迎二女則百神
侍送眾多如雲也袂衣袖也

九歌第二

赴難遺余襟兮澧浦
也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
將適九夷也裸褻衣也貽襟者喻密謀
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汀平也遠者謂
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隱士也言
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舉擊也汀
洲平洲遠時不可兮驟得驟遽也王
者謂懷王時不可兮驟得驟遽也王
而後聊逍遙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
發盡年壽也

大司命 大司命王 七祀之神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

使凍雨兮灑塵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為大開禁門

使乘元雲而行回風為飄暴雨為凍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為拭路也

雨喻疾風凍暴君回翔兮已下踰空桑兮從

女回運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回運而來下也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

修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愬神明陳己之

冤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女斥君也空桑伊尹所居

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喻輔嗣君之意

在子州之民誠甚眾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

九歌第二

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總總一人也高飛

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遯道

帝之兮九阰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其度則復徐飛高翔而行陰主

殺陽王生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萬

民死生之命也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也速疾

也言己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道迎天

帝出入九州之山冀得陳已情也清氣喻初政當清明也齋遯敬疾也帝謂懷王也阰

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眾

莫知兮余所為披披長貌言已得依隨司命披披長貌言已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披披而長玉佩眾

多陸離而美也楚詩二陰暖也十二陽明也屈原言已得
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眾人無緣知
我所為作也衣佩見於外者披離不檢
東之意哀郢曰如被離而郭之壹猶專也陰
隱陽見專任其意言已謀策折疏麻兮瑤華
不求諒於眾故有私黨之疑將以遺兮離居
陽流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
華以遺與之明已行度如玉不以苦樂易其
志也將通疏麻可書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
言將通問懷王愈疏極窮寢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
而日以疏遠也窮矣而君猶疑之不稍親近
國也將愈疏於臣民故當近之乘龍兮麟

九歌第二

麟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
人麟麟車聲詩云有車麟麟言已雖見疏遠
抗志高行冲天而驅不以貧困有挫撓也延
長也詩曰立以泣言已乘龍冲天
非心所樂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
愁且思也桂木赤心以自喻也乘龍者嗣
王也麟難進馳則立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
沖天言但欲自尊立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言已愁也思安可柰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無有歇
也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有當富貧者是
天祿也已獨放逐離別不復合會不可
為思也祝懷王無死已則誓死也

少司命

羣姓七祀之神或者楚都邑同諸侯五祀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

言已供神之室閉而清淨眾香之草

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 麋蕪蘄茝白芷也與蘭皆沐香

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

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 夫人兮自有美子蓀

何以兮愁苦

夫人謂萬民一云夫人自有兮美子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

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 蓀草之抽心重發者以自喻也舊

以荃蓀為一字荃以擬君詞不可若此非也美子嗣君也父子恩親已不宜與其憂也

九歌弟二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

與余兮日成

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言萬民眾多

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於我睨而相望成爲親親也 美人喻君也滿堂者言宗

室子皆可立然已受懷王恩厚獨異於眾故以反王爲己任終不能自己專言秋蘭者明

芳菲襲予者即己同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

風兮載雲旗

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

回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 悲莫悲兮生

喻懷王見欺而去己不及與謀 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屈原思神略畢憂愁

世間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已當之也
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
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別離之憂也
樂與君生離誠可悲也而眾立新主又方甚
樂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
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
帝言司命之去莫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
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荷蕙喻已放在
野也來逝倏忽言召已未久仍見疑也帝郊
郢都雲際言客秦也至國而不見君則悲難
自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
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詩曰匪

九歌第二

陽不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
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已冀蒙天祐也
九河齊地咸池東地亦喻齊也衝風起破散
其計也晞髮自新以結交於齊結齊以攻秦
也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孔蓋兮翠
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劔兮擁幼艾荃獨
宜兮為民正美人謂司命也悅失意貌也言
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言司命以孔雀
之翺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旌旗言殊飾也九
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升九天之上撫持
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竦執也幼少也
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劔以誅絕凶惡擁護
萬民長少各使得其命言司命執心公方無

楚詞二

五

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
平正也言必反懷王乃可定國荃懷王也
獨宜駁頃
襄不宜

東君

蓋句芑之神舊以為禮
日文中言靈蔽日則非

暎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

謂日始出東
方其容暎暎

而盛貌也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
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于湯谷上拂其扶桑
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檻故曰
照吾檻兮扶桑 檻檻也今作擘或作攬擘
扶桑者喻 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
欲輔嗣君 龍軻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

九歌弟二

心低回兮顧懷

余謂日也言日既升天運轉
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

驅而行雖幽昧之夜猶皎皎而自明也軻車
轅也言日以龍為車轅乘雷而行以雲為旌
旗委蛇而長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徘徊
太息顧念其君也 恐嗣君不堪其位也

羌色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言娛樂憺安也
言日色之光

明照曜四方之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憺然意
安而忘歸也 言將為聲色所娛或忘懷王
未歸 絃瑟兮交鼓簫鐘兮對擊鼓也 簫鐘
也 未詳蓋以音 瑤虛鳴虺兮斂竽思靈保兮賢

姱翺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

虺竽樂器名也
言已願供修香

卷二

美張施琴瑟吹鳴龡竽列備眾樂以樂大神也靈謂巫也姱好貌言已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曾舉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翩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展舒舞工巧身體重也曾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為雅頌之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言日神來下青雲為上衣白霓為下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言日誅惡已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

九歌第二

不伐其功也斗謂玉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言既射天狼而反淪降之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兮以東行言日過大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

撰具也
河伯楚莊子書亦言河伯

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河為四瀆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磐鬲津也衝隧也屈原設意與河伯為友俱游九河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隧風大波涌起所託

無所也原於懷王十八年使齊故嘗游九河乘水車兮荷蓋駕兩

龍兮驂螭螭音離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登

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崑崙山河源所

貌也言已設與河伯俱游西北登崑崙萬里

蕩而無所極也崑崙西極山日將暮兮悵

言懷王惑秦偽說而絕齊也

忘歸惟極浦兮寤懷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

知日莫言己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寤覺也

懷思也言己心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

九歌弟二

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言河伯所居以

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

鮮好也言河伯之屋偉好如是何為居水中

而沈沒也言齊有甲兵乘白鼃兮逐文魚

府庫宜西向爭衡天下

與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大鼃為

也逐從也言河伯游戲遠出乘龍近出乘鼃

又從鯉魚也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願與河伯

久游河之渚而流澌紛然相隨來下水為污

濁故將去也或曰紛澌解散屈原自比流澌

者欲與河伯離別也子交手兮東行送美

流澌解凍喻難可解也

人兮南浦子謂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

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亦欲歸

也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己南至江之
涯歸楚國也子謂嗣君也美人懷王南浦
浦江南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言江神

鱗鱗侍從而送我喜齊兵之見助也
聞已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
山鬼者謂遠祖山者君象祀楚先君無廟
祭之記曰去壇為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

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兔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
荔之衣以兔絲為帶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

九歌第二

而生山鬼亦睇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睇
微眇貌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
又好口齒而宜笑也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
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
慕我有善行好姿是以故來見其容也窈
窕幽閒言已見放也以迎神也子謂嗣君也窈
慕而善之復見用也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
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
所思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
石蘭杜蘅皆香草也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
原者也言山鬼修飾眾香以崇其善屈原履
以同其志也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山
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
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也言所處既深
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余先
祖自余也夔巫深山多竹阻絕虧蔽楚之舊
都久成荒廢故先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
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書晦東風飄飄兮神
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宴兮孰華子
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下而自異也言
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其下雖白晝猶晦暝
也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
則神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合

九歌第二

屈原自傷獨無與和也靈修謂懷王也晏晚
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
然安而忘歸年歲晚莫將欲罷老誰當復令
我榮華也忘歸楚日益東也歲晏國將亡
也榮華也
宋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
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間
欲服芝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
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
秀材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
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己所以怨公子椒者以
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
歸也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
召己謀議也君斥山鬼也懷王未歸不暇還故都
懷王也君斥山鬼也懷王未歸不暇還故都

楚辭卷之十一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

兮然疑作山中無人自謂也言已雖居在

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

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

香潔自修飾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

故令狐疑也山中人謂賢人也賢者皆隱

居故都不出故或信或疑其謀國之不忠

雷填填兮雨冥冥蜺啾啾兮猿夜鳴風颯颯

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己在深山之

中遭雷電暴雨

蜺猿號响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

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侯臣

蜺猴善鳴以興讒人風以喻政木以喻民雷

填填者君忘怒雨冥冥者羣佞聚也蜺啾啾

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

者民驚駭也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

憂愁也言故國荒僻禍

難又急頃襄不可輔也

國殤新戰沒士將非舊典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

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陣兮躡余

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靈雨輪兮繫四馬援玉

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戈戟也甲鎧

也言國殤始

從軍之時手持吳戈身被犀鎧而行也或曰

操吾科吾科盾之名也錯交也短兵刀劍也

楚辭卷之十一

九歌第二

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
以相接擊也言兵士竟路旌旗蔽天敵多人
眾來若雲也墜墜也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墜
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陵犯也躡踐也言敵
眾來侵凌我屯軍踐躡我行伍也殪死也言
已所乘左驂馬死右駢馬被刃創也繫絆也
詩曰繫之維之言已馬雖死傷更羸車兩輪
勢氣益盛墜落也言已戰鬥適遭天時命當
墜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言
天時雖當亡隕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
威神自勇也

九歌第二

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
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

兮不可陵身雖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

雄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
棄於原壄而不土葬也言壯士出門不復
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言身棄平原山
壄之中去家道甚遠也言身雖死猶帶劍持
弓示不舍武也懲恣也言已雖死頭足分離
而心終不懲恣也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
強之氣不可凌犯也言國殤既死之後精
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

禮魂 蓋迎神之詞 十詞之所同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 言祠祀九神皆先
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芭巫所持香
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

舞訖以後傳與他人更楚言一娉女倡兮容與春蘭川一七

用之也芭今花字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娉好貌也謂使童稚

退容與而有節度也言春祠以蘭秋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九歌釋第二

弟子成都方守道校

楚詞二

九歌第二

楚詞釋

王逸章句 王闔運注

天問第三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偉僂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溲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敘云爾相教師後敘曰昔屈原所作文義不次又多

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嘗論道之多所不通
至於揚雄劉向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
能詳悉所闕者眾多無聞焉既有解說乃
復多連蹇其文濛濛其說故厥義不昭微
指不暫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
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之
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
疑焉其敘自謂可曉今仍不能悉詳又不
見所出或有顯誤
故不復強釋也
曰本錄斷句未題先
後因題曰以總之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
昭瞽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也初

天問第三

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
誰傳道此也言天地未分溷沌無垠誰考定
而知之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
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翼何何以識知
其形像乎馮翼養老之明明闇闇惟時何
禮言訪古事當於老成
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言純陰純陽一晦一
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陰天
陽地天合之者人也三者以人為化本
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言天
九重誰營度而知之乎言此天有九重誰功
力始作之耶則法也天圓無質而法人宮
室有九重言
君當任臣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

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

知其數維網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言天有

八山為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九

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

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

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屬繫乎

言天地廣大隅隈眾多甯有知天何所沓十

其數乎隅隈喻列國割捷二焉分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分十二

地言因各封域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

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日月眾星安所

舍也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

西極蒙水之涯也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

所行凡幾何里乎言王夜光何德死則又

即位至終無幾何時也言王夜光何德死則又

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言月光月也育生也

地死而復生也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於天

之腹而顧望乎死喻懷王見拘留也免喻

讒臣也顧復父母之恩也月無利之女岐無合

於免王無利於讒何為顧之腹之女岐無合

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女岐神女

九子也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

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調則厲鬼

興此二者當何所在乎案下何闔而晦何

天問第三

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汨鴻師何
以尚之僉荅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言天何所
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角亢東方星曜靈日
也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汨治也鴻鴻水也師眾也尚舉也言鮪才不
任治鴻水眾人何以舉之乎僉眾也課試也
言眾人舉鮪治水堯知其不能眾人曰何憂
哉何不試之也汨治鴻澤水師眾尚舉也
以鮪自鳴龜曳銜鮪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
喻也言鮪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
刑焉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鮪何復能不聽
之乎帝謂堯也言鮪設能順眾人之欲而成
其功堯當何為刑戮之乎鳴龜曳銜蓋水

天問第三

怪敗鮪功者也聽治也言不當遽治鮪罪順
欲者禹也禹修鮪之功順鮪欲而成其治也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鮪夫何
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此繼業而
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州則
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厯鮪何所營禹
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永長也
施舍也言堯長放鮪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
三年不舍其罪也禹鮪子也言鮪愚狠腹而
生禹禹少見其所為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
也父死稱考緒業也言禹能纂代鮪之遺業

楚詞三

四

而成考父之功也言禹何能繼續鮫業而謀
應不同也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寘塞
而平之乎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
何以能分乎別之乎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
所不窮也言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
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有鮫治鴻水何
所營度禹何所成就乎康回共工名也淮南
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
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康回當作庸
回書曰共工諧靖庸九州何錯川谷何洿
也洿深也言九州錯厠禹何所分別之川谷
於地何以獨洿深乎錯厠禹何所分別之川谷
九州浮水置於何處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
川谷何以常洿不隆

天問第三

西南北其脩孰多東北順隳其衍幾何崑崙
縣圃其尻安在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
東西南北誰為長乎衍廣大也言南北隳長
其廣差幾何乎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
出其巔曰縣圃縣圃乃上增城九重其高幾
通於天也或以尻為尻
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啓閉何氣通焉
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也言
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言天
西北之門獨常開啓元氣之所通也言懷
王西客不知所居無門從入以通其氣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李嗣三

五

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
留照之羲和日御也言日未揚出之時若木
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未揚言何所冬暖
不用也若華西日無光懷王不反何所冬暖
何所夏寒暖溫也言地之頃襄新立諛臣甚眾
能令冬暖懷幽焉有石林何獸能言言天下
已放在夏猶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何所有
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禮記曰猩
猩能言不離禽獸也石林石生若林夔巫
諸山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有角曰龍無角曰
是也龍負熊獸以遊戲雄虺九首儻忽焉往何所
乎舊作蚪龍雄虺九首儻忽焉往何所
不死長人何守虺蛇別名也儻忽電光也言
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

天問第三

皆何所在乎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
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
於是使守封禺之山也靡萍九衢泉華安居
以上言懷王見拘靡萍九衢泉華安居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九交道曰衢言甯有萍
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泉麻垂草華榮何所有
此物乎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
後出其骨萍馬帝靡蓋掃拂之兒也泉麻
之華黃白瑣細飛於九達之道又以馬帝掃
之則愈無所見喻己之失黑水乎趾三危安
所也蛇喻秦象喻懷王黑水乎趾三危安
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乎趾三危皆山名也
山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
黑水滇池西南藏江入南海者也玄者為交

形近而誤三危今西藏其地連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甘肅當荆梁雍之邊黑水交趾楚屬地三危秦蜀地楚白巫夔通巴蜀出三危以襲秦西邊黑水交趾聲勢相接此制秦一奇楚力能通之計不出此屈子所以鮫魚何所悲憤也身死則以不死能無怨乎鮫魚何所魁堆焉處鮫魚鯉也一云鮫魚鯉也鯉能穿土石而行魁堆魁魁魁堆奇獸也昇焉彈日烏焉○蓋堆阜之名或云奇獸解羽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昇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莊子言十日竝出莊屈同時不知昇射日出何書周官有救日之弓山海經言扶桑十日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所浴是與

天問第三

得彼龔山之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鼃飽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治下土四方也言禹引治水道娶龔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與眾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嗜欲鼃飽蓋謂媵臣負鼎之事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益禹之賢臣也作為也后君也離遭也蠶憂也言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言

卷司三

七

天下所以去益就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而
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扈氏叛啓啓率六卿
以伐之也蓋言益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
囚啓啓卒自免出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
射行也籍窮也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
故啓誅之並得長無害於其身者也射籍
謂飲射蹋鞠六博諸燕戲也蓋拘啓者何后
歸而飲博啓因得免也蹋鞠益所作戲何后
益作革而禹播降下也君也革更也播種也降
益而代益爲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姓得下
種百穀故思歸啓也言益爲禹臣暇作革
戲何禹乃啓棘賓商九辯九歌棘陳也賓列
勤苦播種啓棘賓商九辯九歌棘陳也賓列
啓所作樂也言啓能備修明禹業陳列宮商
之音備其禮樂也棘戟也商蓋帝之誤啓

天問第三

列載儻於上帝或者悲秋題九辯辯商音也
得九平九歌之樂於帝九平謂禹平九州也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言禹膈剝母背而
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墜何以能有聖德憂勞
天下乎呂覽說夏孔甲於東陽蕢山入艮
室主人方乳子或曰后必有殃乃取其子以
歸子長成人斧傷其足孔甲作破斧之歌實
始爲商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
音也而妻彼雒嬪帝天帝也夷羿諸侯殺夏后相
而妻彼雒嬪者帝天帝也夷羿諸侯殺夏后相
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爲萬民憂
患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
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
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

李司三

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
深守神靈其宜也從得犯也汝今為蟲獸當為
人所射固其宜也謂大康五子失邦在洛汭
神宓妃交接也
羿遂有其宮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
室居其宮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
膏而后帝不若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
而挾弓射鞬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蒸祭也
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
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馮猶
滿也弓玉緣曰珧天子弓飾也決在指闔羿
者蒸冬祭名射封豨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豨以祭非禮也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也言泥娶於純狐氏女

天問第三

眩惑愛之遂與泥謀殺羿也吞滅也揆度也
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法度泥交接國中布
恩施德而吞滅之也射革射貫革也阻窮
揆謀也泥夫妻昏眩何窮以交謀吞羿阻窮
西征巖何越焉放鮫羽窮窘也越度也言堯
險因墮死也阻窮西征謂化而為黃熊巫
窾三苗於三危窮之於巖阻化而為黃熊巫
何活焉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謂殛鯀
羽山巫活之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
乃化熊也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
而鮫疾脩盈咸皆也秬黍黑黍也藿草名也
得耕種黑黍於藿蒲之地盡為良田也疾病
也脩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鮫而戮

天問第三

殺之則禹不得嗣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鮫惡長滿天下也此所未詳咸蓋巫咸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鼈

戴山抃何以安之擇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

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

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

殆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透蛇若蛇

天問第三

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臧善也言崔文子學

仙於王子儁子儁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於

崔文子崔文子驚恠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

藥俯而視之王子儁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

也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

道人失陽氣則死也言崔文子取王子儁之

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幣筐須臾則化爲大鳥

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忘子儁

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萍萍翳雨師名也

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興則雲起而雨

下獨何以興之乎膺受也言天撰乎鼈大龜

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膺受此形體乎鼈大龜

菜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釋

能遷徙山乎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
言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
與行淫亂也言夏后少康因行獵放犬逐獸
遂襲殺澆而斷其頭女岐澆嫂也館舍也爰
於也言女岐與澆淫佚為之縫裳於是共舍
同宿止也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
岐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為遇危殆也
澆館女岐九子母也下又曰擊牀先出是則
又因逐犬入澆嫂之戶乃得殺澆也湯謀
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也湯殷王
也言殷湯欲變易眾使之從己獨何以厚
待之乎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
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論
語澆盪舟蓋以斟尋氏俱以舟師拒少康也

天問第三

湯即盪也易治也厚治其師旅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
肆湯何殛焉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
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
言有國者不可惑女侍而治亡國之罪不在
女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曰鰥言舜為布衣憂
閔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為娶婦乃至於鰥也
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如令
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論頃襄
忘父則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何所
無親也
極焉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知其存
亡善惡所終非虛意也璜石次玉者也

言紂作象箸而箕子嘆預知象箸必有玉杯
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
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
說討作璜臺十成箕子預見萌芽之端於其
作象箸而歎非虛意之也今謂口口口口
置女璜臺以求配天初何以萌此意
登立
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始作八
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道而尊尚
之也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
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謂初立帝者以
何道而共尊立之女媧搏人制眾體則其體
當由誰匠
所制也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體而
厥身不危敗
服事也厥其也言舜弟象施行
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

天問第三

害舜也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寘井
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
肆分牲體之名也分犬體事
未詳以為恣犬心則不詞
吳獲迄古南嶽
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謂古公亶父也言
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
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採藥於是遂止而
不還也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
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至王文王長
子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
與期會而得兩男子者謂太伯仲雍
二人也
吳獲蓋吳太伯之名也迄止也止
古公不承其統緒也叔師兩男太伯仲雍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
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

脩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何承謀夏桀終
遂以為相也謂言湯也
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
黎伏大說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
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眾而逢
伊尹舉以為相也條鳴條也黎眾也說喜也
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
天下眾民大喜悅也引伊尹之事以明人
無親簡狄在臺嚳何宜予鳥致貽女何喜該
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簡狄帝嚳之妃也予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
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

天問第三

因生契者也該包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
也臧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美德脩其祖
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為民主也
有扈澆滅夏后相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
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
跡祀夏配天也下言恆秉季德得朴牛又
言有扈牧豎與此相通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該恆蓋人名未詳其事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干求也協和也舞務也
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
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
之歸己何以懷來者也言紂為無道諸侯背
畔天下乖離當懷憂懼瘦而反形體曼澤獨
何以平脅肥盛乎干盾也舞有干舞平脅
未詳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

何從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
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
之原何所從出之乎此言少康襲澆於女
歧之館澆先已出唯擊其牀天何以得澆
其命也逢牧豎於逐犬時又何以得澆
季德焉得夫朴牛恆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
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
之瑞也朴牛爆牛也朴特牛父
何往營班
祿不但還來昏微循迹有狄不甯何繁鳥萃
棘負子肆情營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獵不
禽獸徧施祿但驅馳往來也還輒以所獲得
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姪洸夷狄之行

天問第三

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也言解
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
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日墓
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有
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謂此
類姜嫫之事循迹即履帝拇也詩曰上帝不
甯餘鳥負子所謂鳥覆翼眩弟並淫危害厥
之餘雖不可知似略近矣
兄眩或淫佚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
竝為淫佚之惡欲共危害舜也
眩惑謂
象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成湯東巡有
萃爰極何迄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言象欲殺
態內作姦詐使舜治廩從下焚之令舜浚井
從上寘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有

天問第三

鼻而後嗣之子孫長為諸侯有莘國名也爰
於也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
姻也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狩從有莘氏
乞句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吉
蓋湯妃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
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
誰使挑之身子夢神女告之曰白竈生鼃亟去
無反居無幾何白竈中有生鼃母去東走顧
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
有殊才後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之送女
也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而復出之
夫何用罪法之不審也帝謂桀也言湯不勝

天問第三

眾人之心中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會鼃爭盟
之也叔師曰重泉桀拘湯之地
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
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言武王
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
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
道難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
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今報
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
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
失期也蒼鳥羣飛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
勇猛如鷹鳥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
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旦周公名也嘉美
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

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
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揆度也
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
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嘆而
美之也擊紂躬謂斬紂首也發武王名揆
當為撥揆擊紂躬謂斬紂首也發武王名揆
命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言天始授殷家以天下其王德位安所施用
乎善施若湯也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
罪惟何乎罪若紂也反成往伐歸狩作
武成也武王反國作武成而殷乃亡也爭
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后
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

天問第三

也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爭先在
前獨何以行之乎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
載驅載馳赴敵爭先而後舞鳧藻謹呼奮
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也爰於也底至也言
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沈
之而遂不還也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
何以利於楚乎此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
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乎梅貪也言穆王乃
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
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
巧詞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環旋也言
王者當脩道德來四方穆王何為乃周旋天
下而求索之也梅
妖夫曳銜何號於市妖
錡也言犬馬是好梅

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
麋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爲妖
而曳戮之於市也夫宣時行賣也曳謂夫周幽
妻相牽引妖夫周宣時賣麋弧箕服者周幽
誰誅焉得夫褒姒氏之衰也幽王后也昔夏后
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請而
告之龍亡而黎在積而藏之夏亡傳殷殷亡
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
之黎流於庭化爲玄龜人王後宮後處處
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時被戮夫
婦夜亡道聞後宮處妾所棄女啼聲哀而收
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乃
人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用以爲后惑而愛
之遂爲犬戎所殺也言天使
妖夫得褒姒則不必誅周幽

天問第三

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

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

常罰佑之不恆也喻秦不足畏也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

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何聖人之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稷

維元子帝何篤之惑妲己也服事也言紂惡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事

用諂讒之人也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雷開佞臣也阿順於紂

楚詞三

七

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聖人謂文王也卒終
也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
皆歸之也梅伯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
諫紂紂怒乃殺之菹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
髮佯狂也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
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恠而履之遂有
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
之乎篤毒也猶恨也元子謂元妃之子帝
子之不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
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也投棄也燠溫
后稷無父而生棄之于冰上有鳥以翼覆薦
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冰
鳥覆翼之馮大挾持也言后稷長大持大強
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才也帝謂紂

天問第三

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
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
此疑俗傳稷長大伐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伯
謂文王也秉執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
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之牧也號召也當
衰世召諸侯以事紂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也徹壞
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
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徒以為天下太社也
徹達也言文王政令但能遷藏就岐何能
達於岐社何以能命殷國
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
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言文王始與百
姓徙其寶藏來

楚辭卷三

十七

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或婦謂
姐己也譏諫也言姐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譏
諫也茲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
諸侯也言天受之以祭告於上天也上帝謂天
帝也言天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
復救也言天親親就上帝受命則
殷帝不師望在肆昌何志師望謂太公也昌
可罰志識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
在肆市而屠文王何志志識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
以志知之乎志識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
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
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
也揚聲謂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
以屠名也

天問第三

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

畏懼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悒悒而不能
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
也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後母驪
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也言驪姬讒殺申生
其冤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
雉引也引頸絞經而死墜當為墜感
讀為撼撼天抑地勇憤無畏之詞
皇天集
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言皇天
而生與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懼也言
王者既已循行禮義受天之命而王有天下
矣又何為至使他姓代之乎初湯臣摯後茲
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生少離散

亡何壯武厲能流厥莊

言湯初舉伊尹以爲臣耳後知其賢乃以爲

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卒終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爲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者乎勳功也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恐不得爲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爲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壯大也言闔廬少離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也夢闔廬祖父壽夢此則不詞又無少散之事莊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本作嚴避漢諱改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

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蟻微命力

天問第三

何固

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言彭祖進雉羹

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眠遠也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嚙以喻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言蠶蟻有蝮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蝮毒固其常也獨當憂秦吳耳謂此驚女采薇鹿何祐比至有故事不可強說

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

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蒙天祐之也萃止也言

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
有福善也兄謂秦伯也噬犬齧犬也弟秦伯
弟鍼也言秦伯有齧犬弟鍼欲請之不言秦伯
不肯與弟鍼犬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
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言屈原書壁所問略
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
曰歸何憂乎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
墮不可復奉成雖從天帝求福神無如之何
流此蓋上所謂能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
師夫何長先爰於也云言也吾將退於江濱
也師眾也勳功也初楚邊邑處女與吳邊邑
處女爭采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
是楚為此興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
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怒不可長久也

天問第三

伏穴謂楚先王處山林也作師犇熊為悔
文王師也長諸侯先中原荆後王之勳也
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楚欲使
覺悟引過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
伐言禍起於細微也光闔廬名也言吳與楚
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
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天勝我也吳
光闔廬名也與僚爭國故楚後乘亂何環穿
得滅之以諷頃襄也久余人也
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子文楚令尹也子文
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
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為
鬪穀謂虎為菟改名鬪穀於菟字子文長
而有賢人之才也言用賢不在貴族子文

卷之三

三

出於丘陵也楚辭三吾告堵敖以不長也堵敖楚賢人
穿社事未詳也告語堵敖曰楚國將衰不能復久長何試上也
也堵敖未成君之號斥頃襄也
自予忠名彌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懇惻義不能已也世乎上弑君也不反懷王同於弑君自立而反以讎秦為忠故問天也

天問釋第三

弟子成都方守道校桀

楚詞三

楚詞釋

九章第四

王逸章句 王闔運注

九章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壘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九章者史記專謂之哀郢將死述意各有所主故有追述有互見反復成文以明己非對死也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

惜貪也誦論也致至也愍病也

言已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至於身以疲病而不能忘憤懣也抒潔也言已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辭賦陳列利害潔己情思以風諫君也誦誦言也本與頃襄謀反懷王忽背之而以爲罪欲誦言自明王怒益禍又使王負不孝之罪國事愈不可爲故惜之而自致愍也今卒不存楚臣郢失巫已竟殉之而志不終白故悉發其憤抒情而作九章也九所忠而言之兮指蒼辯曰自壓按而學誦

九章第四

天以爲正於仁義乃敢爲君言之也春曰蒼天正平也設君謂己作言非耶願上指蒼天使正平之也夫天明察無所阿私惟德是輔惟惡是去故指之以爲誓也王已所作謀至忠而後言之非強與國家事也王不冝證己則無正矣唯指蒼天耳黍離曰悠悠蒼天頃襄代懷如周平嗣幽父子之間皆託怨於蒼天也令五帝以折中兮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爲少昊北方爲顓頊中央爲黃帝折猶分也言已復命五方之帝分明言是與非也傳國事重故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又折中五帝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今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尙書禋於六宗嚮對言事可行與否也俾使也御侍也六神方明木陳六玉盟詛之主也山川國內望祀亦盟詛所告也服車服御車命咎繇使聽直咎御嚮之備之欲迎懷王也命咎繇使聽直咎聖人也言己願復令山川之神備列而處使御知己志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忠直與

否也夫神明照人心聖人達人情故屈原動以神聖自證明也事當分曲直故命皋陶也聽也竭忠誠以事君子兮反離羣而贅肫忌儂也媚以背眾兮羣眾也贅肫過也言已竭盡忠信以事于君若人有贅肫之病與眾別異以得罪謫也儂眾也媚愛也背違也言已修行正直妄其佞媚之行違眾而見憎惡也儂輕也媚順也眾輕薄待明君其但求順君意已忘竭誠之背眾心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須賢君則知己之忠也書曰知人則哲秦繆公舉由余齊桓任管仲知人之君也出口為言所履為迹志願為情顏色為貌變易也言已吐口陳辭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情貌相副內外

九章第四

若一終不變易也情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而不遠言相視臣下忠之與佞在君動作應對察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証驗之迹近取諸身而不遠也眾皆嫉之反誣以忘讎誤國欲王按考前後之詞證明本心也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美眾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讎言我所以執修忠信仁義者誠欲先安君危則己危也美然辭也怨耦曰仇言在位之臣營私為家已獨先君後身其義相反故為眾人所仇怨兆眾也百萬為兆交怨曰讎言己專心思欲竭忠情以安於君無有他志

不與眾同趨為所怨欲讎煞已也仇怨也
讎匹也眾兆今所謂無萬數言天下古今所
同也凡有血氣者皆願與壹心而不豫兮羌
無他之臣相匹疾時不然壹心而不豫兮羌
不可保豫猶豫也保知也言已專壹忠信以
君心不可保於君雖為眾人所惡志不猶豫顧
也不度王之無信而專心忠謀豫度疾親君而
無他兮不疾惡疾猶直也直疾親君有招禍
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
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招召也言已疾
也言眾人思君皆欲來害己有招禍之道將遇咎

九章第四

之節言已憂國念君忽忘身之賤貧猶願自
竭貳二迷惑也言已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
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不知得寵遇之門戶
當何由之也疏放之臣又謀大計初不自
量敗乃覺焉豈敢尤人誠自咎也事新君可
以得寵而以專忠故忽若迷焉今乃悞矣悔
已晚矣至此不復怨子蘭者忠何罪以遇罰
國破身亡不暇罪此輩也忠何罪以遇罰
兮亦非余心之所志有罰刑言已履行忠直無
亦非我本心宿志所望於君也無罪過罰
眾所不平也然余心猶不志之以古今常有
此行不羣以巔越兮又眾兆之所哈巔殞越
也楚人謂相喁笑曰哈言已行度不合於俗
身以巔墜又為人之所笑也或曰眾兆之所

異言已被放而巔越者行與眾殊異也
 以不羣之故被不忠之名為有知者所笑斯乃
 可傷故不紛逢尤以離謫兮謇不可釋情沈
 能無言也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僚
 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
 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
 又莫吾聞申侘僚之煩惑兮中悶瞽之饨饨
 紛亂貌也尤過也謇辭也釋解也言已遇亂
 君而被罪過終不可復解釋而說也沈沒也
 抑按也言已懷忠貞之情沈沒胸臆不得白
 達左右壅蔽無肯白達已心也侘都嫁丑嫁

九章第四

切勅厲丑例二切鬱邑愁貌也侘猶堂堂立
 貌也僚住也楚人謂失志悵然住立為僚僚
 也言已懷忠不達心中鬱邑悵然住立失我
 本志曾無有察我之中情也詒遺也詩曰詒
 我德音也願思也路道也言已積思累日其
 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已志
 又無道路也言已放棄所在幽遠眾無知已
 之情也申重也言已放棄所在幽遠眾無知已
 亂故重侘僚悵然失意也悶煩也瞽亂也饨
 饨憂貌也言已憂心煩悶饨饨然無所舒也
 亂也饨饨昔余夢之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
 也詩云一葦杭之昔謂懷吾使厲神占之
 王時也登天與王圖議國政晉侯夢大厲搏
 今厲神蓋殤鬼也左傳曰晉侯夢大厲搏曰
 厲而踊也厲也左傳曰晉侯夢大厲搏曰

有志極而無旁旁輔也言厲神為屈原占之
君而無其路也但有勞極心終危獨以離異
志終無輔佐極至旁依
今日君可思而不可恃言已行忠直身終危
恃怙也言君誠可思念為竭忠謀顧不可恃
能實任己與不也客死於秦是可思也終
亦不悟不故眾口不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可恃也鑠銷也言眾口所論萬人所言金性堅剛尚
能銷鑠以喻讒言多使君亂惑也殆危也言
已志行忠信正直性若金石故為讒人所危
殆初以恃君故瀕於危死今又若是也
懲於羹者而吹整兮何不變此之志也言人有歡

九章第四

羹而中熱心中懲念見整則恐而吹之易改
移也獨已執守忠直終不可移也何不改忠
直之節隨從吹整之志也先欲釋階而登
經被禍又自蹈之誠自咎也先欲釋階而登
天兮猶有曩之態也釋置也登上也人欲上
登也以言我欲事君而釋忠信亦知終無以
自通也曩曩也言欲使已變節而從俗猶曩
者欲釋階登天之態也言已變節而從俗猶曩
不與執政謀是釋階也朝議僉同一人獨異
形眾之短必合力以敗之人情之至駭遽以
也古今之所同也無一得全者也
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伴侶也言已見眾
遂離已心獨行忠直身無伴侶特立於世也
伴侶也謂依傍君之意向也回風曰伴張

李司馬

六

馳之信期言謀國者皆同極而異路兮又何
駭遽離心唯伴君意旨
以為此援也顧忠佞之行異路而殊趨也援
引也言忠佞之志不相援引而同也極至
也讒人亦以謀反懷王為名然與已異路故
不能為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
已援也
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好愛也申生
體性慈孝獻公娶後妻驪姬生子奚齊立為
太子因誤申生使祭其母於曲沃歸昨於獻
公驪姬於酒肉內置鴆其中因言曰昨從外
來不可信乃以酒賜小臣以肉食犬皆斃姬
乃泣曰賊由太子於是申生遂自殺故曰父
信讒而不愛也婞狠也豫厭也鮌堯臣也言

九章弟四

鮌行婞狠徑直恣心自用不知厭足故殛之
羽山治水之功以不成也屈原履行忠直終
不回曲猶鮌婞狠終獲罪罰也鮌功配天
而以違眾悻悻不度人心之故功用不就雖
帝堯不能勝眾也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
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吾始聞
立忠策必為讒佞所怨忽過之耳以為不然
今而後信也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則成良
醫乃自知其病吾被放棄乃信知讒佞為忠
直之害也忠則必怨似非人情非再被罪
猶不增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
信也增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
辟以娛君兮增繳射宿尉羅捕鳥綱也論語曰

有晉繳弋射之機下有張施尉羅之網飛鳥走獸動而遇害喻君法繁多百姓動觸刑罰也辟法也娛樂也設機張羅為邪辟以誤君也舊以娛樂為樂曲狀情態所謂殺人以媚人願側身而無所欲儻何以干際兮恐重患而離尤言君法繁多佞人復更設張峻法以儻何猶低佞也干求也際住也言已意欲低徊雷待於君求其善意恐終不用悵然立住尤過也言已欲求君之善意恐重得患禍逢罪過也儻回不去也際際也不去以求際會仍恐忠之造怨故不敢也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罔無也言已欲遠去事他國君又誣罔言汝何之也無謂得無謂也既以不

九章第四

忠被誣乃又遠去則讒人得以追捕身死欲被誣君益不諒宋玉賈生諷其去非策也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言已意欲變節而從佞僞心堅於石不忍為也橫奔背膺交於佞臣失志不堅亦又不忍為也背膺胖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膺胸也拌分隱也言不忍變心矯行則憂思鬱結胸背分裂心中交引而隱痛也背去膺當胖分合會也背則胖膺則合分擣木蘭以矯蕙兮鑿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居於山澤猶重鑿蘭蕙和糗眾芳為糧

食飲有節修善不倦也播種也詩曰播厥百
穀滋蒔也糗構也言已乃種江離蒔香菊采
之為糧以供春日之食也莫能害止恐情質之不
誦莫若自修故人終情志也質性也言我修
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善不懈恐君不深照已
之情故復重深陳飲食清潔以自著明也
既不得禍又當殉國於事勢可以無誦而著
此詞者恐後人不信反以矯茲媚以私處兮
為獨對疾時故自明也舉此眾善可以事君則願私
願會思而遠身矯舉也茲此也會重也言已
居遠處惟重重惜誦
思而察之也

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衰奇異也或曰奇服好

九章第四

服也衰懈也言已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
行至老不懈頃襄二十二年秦拔巫原年
六十七始作此詞以一幼一老見意原生於
楚宣王二十七歲在戊寅懷王元年十年
六張儀來相時年三十二早已見疏距用事
時已十餘年是見疏在弱冠後故曰幼也頃
襄初年五年十餘放沅帶長鉞之陸離兮冠
九年故自歎既老也
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長鉞劍名也
楚人名曰長鉞也崔嵬高貌也言已內修忠
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
青雲也在背曰被寶璐美玉言背被明月之
珠要珮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也璐繇
露冕旒之類垂如露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
者此云佩則佩組珠

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

遊兮瑤之圃溷亂也濁貪也言時世貪亂遭

行抗志終不回曲也虯螭神獸宜於駕乘以

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重華舜名瑤玉也

圃園也言已想侍虞舜遊玉園猶言遇聖帝

升清朝也重華謂懷王也頃襄背約放原

江自甘遠徙故與游登崑崙兮食玉英與

瑤圃言不願事新王也猶言坐明堂受

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爵位言己年與

天地相敝名與日月同耀也崑崙懷王所

客之地也忠於先君與同生死心光明如日

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疾害

也忠貞乃曰哀哉南夷

無知我言也南夷南人謂靳尚也思旦余

美人曰觀南人之變態恨之故夷之旦余

濟乎江湘旦明也濟渡也言已放棄以明日

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乘鄂渚而反顧兮欸

濟江至湘放江南也乘鄂渚地名也欸嘆也緒

秋冬之緒風乘登也鄂渚高岸還望楚國

嚮秋冬北風愁而長嘆中心憂思也乘鄂

渚自江南北重被召至郢也冬涸故不由沅澧

而更泝江反顧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兮方

復被讒放也林地名言我馬強壯行於山臯

林邸舍也方林地堅牢舍余方林無所載任

九章第四

野野外謂之林為人所尼謀
不得用又被讒間重遷沅也
乘船船余上沅
今齊吳榜以擊汰
船船有臆牖吳榜船權
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人湖澤之中也
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
吳榜吳人工榜船
者船船吳榜蓋以禮遣得乘官舫也沅去郢
較近於湘蓋以量
移為名而實遠之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
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凝惑也滯留
也言士眾雖
同力引權船猶不進隨水回流使已疑惑有
還意也枉渚地名辰陽亦地名也言已乃從
枉渚宿辰陽自傷去國日遠枉曲也渚沅也
辰時也陽明也言去枉曲之俗而趣時明之

九章第四

鄉也 水經注臨沅縣治武陵郡下本楚之
黔中即南對沅南縣沅水東歷小灣謂之枉
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又曰沅水東逕辰
陽縣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即名焉楚詞所謂
夕宿辰陽者也辰水又右
苟余心之端直兮
會沅水名之為辰谿口
雖僻遠之何傷入漱浦余儻侗兮迷不知吾
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也僻左也言我推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
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
夷也漱浦水名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
國雖循江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也草木
茂盛非賢士之道徑
初未至沅以為不
妨僻遠然既見五谿毒瘴乃又感傷也
山

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

垠兮雪霏霏而承宇言險阻危傾也言暑濕泥瀟也涉冰凍之甚寒

室屋沈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

臣霰雪以興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

日者謂臣蔽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

專擅施恩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

也賢人也雪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

也前欸緒風今見霰雪記其時也今辰酉

山中猶多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兮山中吾

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遭遇

失官爵也遠離親戚而斥逐也終不易志隨

枉曲也愁思無聊身困窮也念生此時雖

九章第四

在國秉政或退老閒居

終亦何樂故又自慰

行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

夷狄也言屈原自傷不容於世引此隱

者以自慰也言將從此二子之行也忠不

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以

用也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

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言逢

殃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惑妲己作糟丘酒池

長夜之飲斷斯朝涉劓剔孕婦比干正諫紂

愈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謂

忠直而遇患害如比干子胥者多也言自古
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
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與於
也 不死固宜無怨非矯飾之詞 余將董道而
不豫兮 董正也豫猶正身直行不猶豫而狐疑
也 董督正也豫度也督君 固將重昏而終
於正道而不豫度君之邪心 固將重昏而終
身 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
不知而 亂曰 鸞鳥鳳皇日以遊兮燕雀烏鵲
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
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佗僚忽

九章第四

乎吾將行兮

鸞鳥俊鳥也有聖德君則來無
德則去以興賢臣難進易退也

燕雀烏鵲多口矣鳴以喻讒佞言楚王愚闇
不親仁賢而近讒佞也露暴也申重也叢木
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
使死林薄之中猶言取賢明君子棄之山野
使之顛墜也腥臊臭也御用也薄附也言不
識味者並甘臭惡不知人者信任讒佞故忠
信之士不得附近而放逐也陰臣也陽君也
言楚王惑蔽權臣將代君與之易位自傷不
遇明時而當暗世言已懷忠信不合於眾故
悵然住立忽忘居此將遂遠行之他方也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

楚辭四

十一

相失兮仲春而東遷

言德美大稱皇天以興君震動也愆過也言皇

天不純一其施則萬物大傷人君不純一其

政則百姓震動以觸罪也仲春二月也刑德

合會嫁娶之時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

逐已正仲春陰陽會時徙我東行遂與室家

相失也頃襄二十年秦白起拔西陵二十

一年白起拔郢燒夷陵楚兵散遂不復戰東

北保於陳城所謂離散東遷也蓋兵陸走陳

民皆泛江東下故相失矣純大也大命國命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亾出國門而

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

遵循也江夏水名也言已東行循江夏之

水而遂亾無還期也軫痛也懷思也甲日也

鼂旦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

九章第四

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聰發

明也甲朝商周相代之日喻亾國也

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楫齊揚以容

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

言已始發郢都去我窮極之時楫船擢齊同也揚舉也言已去乘

船士卒齊舉楫擢低徊容與咸有還意自傷

卒去而不得再事於君也

兵散遂不戰故不得再見

望長楸而太息

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

而不見

長楸大梓淫淫流貌也言已顧望楚淫如雨霰也夏首夏水口也船獨流為浮也

龍門楚東門也言已從西浮而東行過夏水

淫如雨霰也夏首夏水口也船獨流為浮也

龍門楚東門也言已從西浮而東行過夏水

淫如雨霰也夏首夏水口也船獨流為浮也

龍門楚東門也言已從西浮而東行過夏水

淫如雨霰也夏首夏水口也船獨流為浮也

之口望楚東門蔽而不見自傷日以遠也
長楸墓樹秦燒先王墓故望之而涕夏首夏
水口龍門楚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
東門在郢也
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
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絀結而不解兮
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
下江嬋媛猶牽引也眇遠也蹠踐也言已顧
然足不知當所踐也洋洋無所歸也言已憂
不知所踐則聽船順風遂洋洋遠客而無所
歸也凌乘也陽侯大波之神薄止也言已遂
復乘大波而遊忽然無所上薄絀懸蹇產詰

九章第四

屈也言已乘船蹈波愁而恐懼則心肝懸結
思念詰屈而不可解釋也運回也舟船也言
已憂思身不能安處也將者言奔散不成
乎遷也自郢出江值洞庭盛漲故曰上也
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遠離先祖
遂行遊戲涉江湖也終古所居謂郢都也
郢雖非先君之居而於夷陵巫夔相通今去
郢益東則終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
反精神夢遊還故居也倚住願望常欲去背
也靈魂自謂也王欲去之已則思之背
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
望兮聊以舒吾憂心背水嚮家念親屬也遠
離郢都何遼遼也想見

楚詞四

十四

宮闕與廊廟也水中高者為墳詩云遵彼汝墳且展我情深憂思也楚既去郢政令不視焉既至沙市念未奉君命不可乘亂而失臣禮仍不敢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返恭之至也

風大川惜鄉邑之富饒也遠涉當陵陽之焉至

兮淼南渡之焉如顧意欲騰馳道安極也淼瀆池州地也乘舟下江不知所往聞君會不知在陳乃於陵陽過東壩入中江也

夏之為丘兮夏大殿也丘墟也詩云於我乎危亡會不知其所居宮殿當為丘墟也孰兩東去郢則漢口亦不能守將為丘也

九章第四

門之可蕪孰誰蕪通也言郢城兩東門非先東門鄆也竟陵也白起克鄆遂東取竟陵以爲南郡地在郢東楚於世不能自立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怡樂貌也接續也言含戚憂愁相續無有解也楚道逶迤山谷隘也分隔兩水無以渡也逐臣不可幸灾自還故雖登大墳郢路仍忽若去不信兮始從遠江漢皆不可涉也

信再宿也至今九年而不復放且九歲君遂見疑也

遷沅至郢也九年也逆計之慘鬱鬱而不開然則頃襄十二年原再放

君臣皆不反已楚詩四何日夜而亾之晝夜念君不亦終於不反哀郢夜不忘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

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哀憤結緝慮煩寃也

心中結屈如連環也憂不能眠時難曉也

自郢還沅追念傾覆之由無可奈何故憂之

深言之悲夫秋風之動容兮風為政令動搖

哀也木之類搖動君令下而百姓之化行也容

九章第四

邸方林正何回極之浮浮回邪也極中也浮

經此道也

回邪之政不合道中則其化流行羣下皆效

也同薄極至也回風喻君令無常也所至

浮浮然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憂憂紀數

也蓀香草也以喻君憂痛貌也言惟思君行

紀數其過又多忿怒無辜受罰故我心憂憂

而傷痛也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

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言已見

無辜而受罰則欲搖動而奔走尤過也鎮止

也言已覽觀眾民多無過惡而被刑罰非獨

已身故自鎮止而慰已也結續妙思作辭賦

也舉與懷王使覽照也美人懷王也矯者

原矯頃襄之命為反王之謀以昔君與我誠

此獲罪不自明不敢奔他國

言今日黃昏以為期始君與已謀正務也旦

頃襄也黃昏密謀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憍吾以其美好兮信用讒人更狐疑也謂已不忠遂外疏也握持寶玩

以侮余也頃襄貪位不欲王反託言秦不

日和當力戰以復讎名既美志又憍也離騷

曰保厥美覽余以其修姱也陳列好色以示我

外又與已謀反王示其與余言而不信兮蓋

為余而造怒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

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

九章第四

以陳辭兮蓀佯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

眾果以我為患外若親已內懷詐也責其非

說也志恐動悸心中怛也意懷猶豫幸拔擢

也肝膽剖破血凝滯也發此憤思列謀謨也

君耳不聞若風過也琢瑳羣佞具憎惡也諂

也比已於劍戟也切謂以此形彼也媚愛

也知其謀又不聽乃謀去之也初吾所陳之

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存論說政治道明白

索也助炯也眾誣以主和忘讎故自明所

陳炯著可案攷也存或作亾則當作豈至今

其庸也何毒藥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忠信

亾也

楚辭四

九

如毒藥也楚言四想君德化可興復也藥以治病
而視之如毒以喻忠謀可完固王位乃疑其
已欲廢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
極而不至兮三王五伯可修法也先賢清白
極亦至也指此路故遠聞而難虧功名布
以為極何有不至聞之虧損楚之德威也遠人善不由外來兮名
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
穫才德仁義從已出也愚欲強智不能及也
誰不自施德而蒙福空穗滿田無所得也
以言上不施惠則下不竭其力君不履信誠
則臣下偽惑也頃襄偽欲反王實則貪位

九章第四

今果敗也恨其外善虛少歌曰小吟謳謠以
名理無穫報傷之至也樂志也上
言已切不可更顯其意與美人抽怨兮為君
故少少歌之以申怨陳道
拔恨意也美人懷王也抽動也并日夜而
繹也因懷王之故而動已寃鬱
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君性
畫夜謬也示我爵位及財賄也慢我之言唱
而不采聽也正證也頃襄不證已志也唱
曰起唱發聲造新曲也有鳥自南
兮來集漢北屈原自喻生楚國也雖易水土
南郢也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
渡漢北走陳也

楚詞四

三

容貌說美有俊德也背離鄉黨居他邑也
好姱佳麗謂江湘賢才可用者也處異域者
遷郢之後皆
隔絕不通
既惇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

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

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行與眾異身孤特也左右嫉妬

莫銜鬻也瞻仰高景愁悲泣也顧念舊故思

親戚也言已益羈孤也北山思念父母懷

王不反故流涕也流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

水不還喻去郢也末陰盡極也憂不能寐常

明之若歲四月之末仲春郢潰孟夏原至沙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

市即還沅迫秦兵改走湘也

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隔以江湖幽僻側

十也忽往忽來行極疾也已不敢至南指

郢惟魂往耳遷陳未定故不知路也已獨願徑

月與列星在南望星月念楚君臣也

逝而不得兮意欲直還君不納魂識路之營

營精靈主行往來數也或曰識路也何靈魂

之信直兮質性忠正不枉曲也不得人之

心不與吾心同我志清白眾泥濁也同一

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知反劣

樸也未照我志之所欲也
 亂曰長瀨湍流沂
 猶望君知忠之至也
 江潭兮湍亦瀨也逆流而上曰沂潭淵也楚
 之流上沂江淵而歸於郢也
 狂顧南行聊
 以娛心兮復遠走南行幽藏山谷以娛己之
 本志也至沅被迫沂
 軫石歲嵬蹇吾願兮
 湖南岸背南至湘也
 軫石歲嵬蹇吾願兮
 軫方也故曰軫之方也以象地歲嵬崔巍高
 貌也言已雖放棄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
 可轉行度益高我常願
 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之也軫石磊石也
 超越回邪志其法度
 隱行忠信日以動履正直
 超越回邪志其法度
 隱依也依軫石西出

湖沂也低徊夷猶宿北姑兮
 夷猶猶豫也北姑
 猶豫宿北姑者冀君覺悟而還已
 也北姑蓋蘆林潭或林子口也
 煩寃替容
 實沛徂兮
 替亂也實是也徂去也言已憂愁
 然然而流去也
 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
 沛然橫溢兒
 幽又無行媒兮
 愁歎苦神者思舊鄉而神勞
 也靈遙思者神遠思也路遠
 處幽者道遠處僻也無行媒者無紹介也
 至此猶恨無媒者自度其才猶可安楚且君
 召之則不
 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
 必死也
 言誰告兮
 道思者中道作頌以舒拂鬱之念
 救傷懷之心也憂心不遂不達也

誰告者無

抽思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陶陶盛陽貌也孟夏四月也言孟夏四月

純陽用事煦成萬物草木之類莫不莽莽盛

茂自傷不蒙君惠而獨放棄不若草木也

自郢還至湘不過旬日故仍記傷懷永哀兮

孟夏也荒亂無人唯見草木耳

汨徂南土懷思也永長也汨行貌徂往也言

居江南之土僻遠之地故心傷而長悲

九章第四

思也沉不可居故汨徂南土汨亂也 杳杳孔靜幽默杳杳深冥貌也孔

聲也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鬱結紆

甚清靜默無人聲言無人訴懷也鬱結紆

軫兮離慙而長鞠紆屈也軫痛也慙痛也鞠

紆屈而痛身遭疾病長窮困苦恐不能自撫

全也鞠窮也無可奈何及無所願也 情効志兮俛屈以自抑抑方以為園兮常度

未替撫循也効猶覈也抑按也言已多病長

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刑削度法也替

廢也言人刑削方木欲以為園其常法度尚

未廢也以言讒人譖逐放己欲使改行亦終

守正而不易也言己非不能自抑由常度

尚存眾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本常也迪道

仍疾之也鄙恥也迪道

人遭世遇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人君子

之所恥不忍為也初本之道即常度也章

楚辭四

三

楚辭四

三

XXXX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章明也志念也圖法也改易也言工明於所畫

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遵先聖之法修其仁義不易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也上言方圓故以木喻刻木者必畫墨章明志識也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

撥正言人直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倕堯巧工也斲斫

也察知也撥治也言倕不以斤斲則曲木不治誰知其工巧者乎以言君子不居爵位眾亦莫知其賢能也己志決死恐人察以為怨懟故專明懷才不用之恨不及國亡身死之詞蓋追咎懷王既已不忍致怨頃襄又復無益况於讒佞不足復言惟自恨崎行宜

九章第四

逢嫉蔽耳玄文處幽兮矇眵謂之不章離婁微睇

兮瞽以為無明玄墨也幽冥也矇眵謂之不明也言持玄

墨之文居於幽冥之處則矇眵以為不明也言持賢知之士居於山谷則眾愚以為不賢也離婁古明目者也孟子曰離婁之明睇眇之也瞽盲者也詩云有瞽有瞽言離婁明目也無所不見微有所睇盲人輕之以為無明也言賢者遭困厄俗人侮之以為癡也言既不知己材又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

皇在笈兮鷄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

量世以濁為清也俗人以愚為賢也笈籠落也言聖人困厄小人得志也賢愚雜廁忠

佞不異佞人必變亂是非乃後夫惟黨人

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

而不濟楚俗狹陋莫照我之善意也陷沒也

身放棄陷沒沈滯不得成其本志羣小懷

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在衣為懷在手為握

也言己懷持美玉之德遭世闇惑不別美惡

抱寶窮困而無所語也閱其將顛則欲助

之反望其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

九章第四

兮固庸態也言犬羣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

者亦以其行度異故羣而謗之也千人才為

後一國高為傑也庸廝賤之人也言眾人所

謗非傑異之士斯庸夫惡態之人也何者德

高者不合於眾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為犬之

所吠眾人之所訕也又文質疏內兮眾不

為之解而自咎迂俗也

知余之異采采文采也言己能文能質內以

采也疏達眾人不知我有異藝之文

糴內訥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

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選兮孰知余

之從容條直為材壯大為樸也言材木委積

非明君則非魯班則不能別其好醜國民眾多

謹善也豐大也言眾人所不能也重累也襲仍也

仁德及興禮義修行謹善以自廣大也從容
舉動也言聖辟重華不可逢遇誰得知我舉
動欲行忠信也選遇也此三不知者無怨
於人亦無作於己了然身世乃能言此不獨
知生死且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
久遠兮邈不可慕並俱言往古之世忠佞之
臣不可俱並事君必相尅
害豈知其故也慕思也言殷湯夏禹聖德之
君明於知人然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
也言時命各有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
遭逢遇不遇一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
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懲止也忿恨也
抑按也言己知
禹湯不可得則止己雷連之心改其忿恨按
慰己心以自勉強也慙病也遷即徙也像法

九章第四

也言己自勉修善身雖遭病心終不徙願志
行流於後世為人法也已既知其忤時何
又不能諧俗以其自強不撓雖改忿抑心進
但不尤人耳不能遷其象法古人之志
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路道也次舍也昧
冥也言己思念楚
國願得君命進道北行以次舍止冀遂還歸
日又將暮不可去也已至沅復出江故北
次也日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娛樂限
喻國也也
故死也言己自知不過聊作詞賦以舒展
憂思樂已悲愁自度以死也而已終無他志
也積憂舒百哀娛故以此大故限己長戚之情
也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浩浩廣大貌
也汨流也言

浩浩廣大乎沅湘之水分汨而流將歸乎海
傷已放棄獨無所歸也汨然無聲也沅湘
今俱入湖水經以為皆入
江其分流之迹在湖也
修路幽蔽兮道遠

忽兮會唵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
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

既歿兮驥將焉程兮
修長也言雖在湖澤之中幽深蔽闇道路甚遠

且久長也匹雙也言已懷敦篤之質抱忠信
之情不與眾同故孤熒獨行無有雙匹也伯
樂善相馬也程量也言驥驥不遇伯樂則無
所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無
所施其智能也恐人
不知己故望伯樂也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

九章弟四

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錯安也言萬民稟受天命生而

各有其性不同也言已既安於忠信或安於詐偽
復何懼乎謂威不能動法不能恐也
惡自殺故明己非畏懼而死也人事無可轉
移不忍為秦虜耳既作九章以明非對死畏
死又懷沙任石以明非狂死誤死知其當錯

命於水會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

可謂兮
爰於也喟息也言已所以重傷於是
也言已遭遇亂世眾人不知我賢亦不可戶
告人說命雖有錯仍為世傷在己可舒娛
于古今可知
歎喟也
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

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讓辭也言人知命將終可以建忠仗節死

義願勿辭讓而自愛惜也告語也類法也詩云永錫爾類言己將執終死節故以此明白告諸君子宜以我為法度也類善也既審於義將立後世貞臣之善法願其皆無愛死以自潔而蹈道又

懷沙

思美人兮覽涕而竚眙

言己憂思念懷王也

將死重思懷王客死之悲媒絕路阻兮言

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滔滯而不發申

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

雲兮遇豐隆而不將

良友隔絕路壞崩也秘

盤紆氣盈胸也言辭鬱結不得揚也誠欲日陳己心也思念沈積不得通也思託要謀於神雲也雲師徑逝不我聽也

喻頤襄也浮雲喻執政議論不定也詩曰有女如雲言君臣莫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

而難當思附鴻鴈達中情也飛集山林道徑

國都故使者來去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

致詒帝嚳之德茂神靈也嚳妃吞燕卵以生

性有賢契也言殷契合神靈之祥知而生於是生自傷不遭聖主而遇亂世也高辛頤襄

玄鳥其如妾也詒給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
欺也讒佞女謁盛也直隨讒佞也慙恥本行中
初而屈志回傾也言己不獲於嗣君故忠
謀不申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甯隱
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病也積累歲身疲
不易性也懷志佯愚終年命也心不改更死
中正也居沉九年故歷年壽考也長嫉時
憤俗其馮心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
亦自笑也
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比于子胥蒙
不回志不困也君國傾側任小人也車以喻
君馬以喻臣言車覆者國君危也馬顛仆者

九章第四

所任非人遭遇艱難思忠臣也前轍勒騏
任懷王時所行也覆顛見讒被疏也
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賢也御民以道
須明君也此述頃襄初年遷浚次而勿驅
薦引賢才謀反懷王之事
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曠黃
以為期使臣以禮得中和也期月考功知德
也尚書曰嶓冢導漾待閒靜時與賢謀也曠
黃蓋昏時遷浚猶遷延也深計不可驟成
故須之時日不驅迫之後因受怠誕之咎也
嶓冢蜀山蓋欲迎王由蜀乘夏水下漢曠黃
喻暗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
密也

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承陽施惠養百姓也君政溫仁體光

明也滌我憂愁弘佚豫也循兩水涯以娛志也

反將疆國息民已得展志故擘大薄之芳茝

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

玩此芳草

欲援芳茝以為佩也采取香草用後殷湯周文王也誰與竭節盡忠厚也

思古人用賢不循資序今則任親貴解篇

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

遂萎絕而離異

篇篇畜也雜菜雜香之菜交合也言已解也篇宿雜以香

九章第四

菜合而佩之言修飾彌盛也德行純美能絕

異也終以放斥而見疑也篇篇蓄水竹也

薄蒲也菜當為采襍采采襍艸無名者言所

任用無芳香堅韌之質隨俗轉移遂使茝莽

亦乖離絕異也吾且儻何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

竊快中心兮揚厥憑而不俟

聊以遊戲樂所化改易也私懷僥倖而欣喜也思舒憤懣無

所待也南人謂斬尚也所謀既沮原遂見

放南人快心發揚已憤懣之詞芳與澤其雜

不俟功成盡毀敗其所為也

糝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

而外揚

正直溫仁德茂盛也生含天姿不受也法度文辭行四海也修善於身名

譽外也言已雖不能無過而不得為罪也
所引用或亦有不職而賢者實多如芳糅於
澤芳仍出也內有馮心外揚情與質信可保
怨誹而文詞郁郁非謗訐也
兮羌居蔽而聞章言行相副無表裏也雖在
質章昭恨無人保之令薛荔而為理兮憚
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褰裳而濡
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意欲升高事
也誠難抗足屈布跼也意欲下求從風俗也
又恐汙泥被垢濁也事上得位我不好也隨
俗榮顯非所被也薛荔附緣上生喻王左
右也芙蓉下澤美芳在野之賢也憚者已憚

九章第四

之難之也緣木湍足皆固朕形之不服兮然
於已有危故不說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
容與而狐疑我性倖直不曲撓也徘徊進退
也雖迹可明而非烈士廣遂前畫兮未改此
之事故遲回不自辨也廣遂前畫兮未改此
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
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恢廓仁義
心終不變內自守也受祿當窮身勞苦也思
得進用先年老也明已被放不死之故以
懷王尚在將畱其身以遂前計都思美人
夔巫從彭咸非不知己命窮也思美人
惜往日之會信兮先時見任身親近也
決懷沙深思禍本由楚俗

楚詞四

三

讒諛專成媚疾始於懷王極於頃襄已當任用時亦未能挽其波靡之俗雖無秦兵國亦必亡故惜往日孤忠之無補受命詔以昭詩也君告屈原明典文也詩謂離騷也以己所受命詔悉著之於詩以表其信慈回風曰竊賦詩之所明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承宣祖業以示民也草創憲法度原又造憲命也屬貞臣而日嫉委政而遊息也又舉賢則可以熙樂秘密事之也既定法又舉賢則可以熙樂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

九章第四

讒人而嫉之天災地變乃存念也臣有過失猶赦寬也素性敦厚慎語言也遭遇靳尚及上官也載刺也言密事切心不暇治過失恐傷大度泄國密謀蓋有譖原寬縱不察者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上懷忿恚欲刑讒也內弗省察其侵冤也專擅威恩握主權也誣罔戲弄若轉丸也不勝窮覈其端原也放逐徙我不肯還也遷臣窮自謂也懷王時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未遷據後言之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罪兮被離謫而見尤聽用邪偽

楚辭

卷四

自亂惑也呵罵遷怒妄誅戮也忠正之行少
愆惑也虛蒙誹訕獲過愆也此頃襄既立
斥逐原黨所薦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
者皆得罪也謹厚貌純慙也雖處草野行彌篤
備之質信光景前謀通秦之事也回風曰借
光景以往來施黃棘之枉策黃棘會在懷王
廿五年秦楚復和太子出質其後頃襄立欲
罪原因治前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
謀故慙也
流卒沈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觀視流
惻也遂赴深水自害賊也名字斷絕形朽腐
也懷王壅蔽不覺悟也此時沈湘禍由黃
棘故追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仁賢
恨之

九章第四

放竄棄草野也藪所幽蕪榛莽也為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
亾而不聊獨彰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安所展思拔愁苦也忍不貪生而顧老也遠
放隔塞在裔土也欲竭忠節靡其道也言
已既甘死又為此詞以明誠信何不聊之甚
也獨念己邁此禍後將無由復使貞臣故不
能默默耳其後宋王之徒聞百里之為虜兮
終莫敢直諫此其效也
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
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
信讒而弗味兮宰嚭阿諛甘如蜜也楚俗
嫉妬新進故屢引古人拔進

幽隱之例以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

曉暗君也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

德之優游思久故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為竟

越國所誅滅也介子介子推也文君晉文公

也寤覺也昔文公被驪姬之譖出奔齊楚介

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腕肉以食文公文公得

國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

文公覺悟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

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立枯也七諫

中推自割而食君亦解此也言文公遂以介

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民不得有言

燒死以報其德優游其靈魂也言文公思子

推親自割其身恩義猶篤因為變服悲而哭

九章第四

之也以子胥介子自喻一不忍或忠信而

見亡國一從亡在外皆以忠死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

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

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仇牧荀

伯也張儀詐欺不能誅也君不參錯而思慮

也諂諛毀訾而加誣也質信香潤德之厚也

世無明智惑賢愚也賢臣被讒命不久也嚴

刑卒至死有時也己死郢亡楚己不國而

猶以為微霜之戒望其用賢以諒不聰明而

自彊忠臣志士無己之心也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

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慕母姣而

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人以自代君知

淺短無所照也佞人位高家富饒也憎惡忠直若仇怨也賤棄仁智言難用也嫉害美善

之婉容也醜嫗自飾以粉黛也世有好女之異貌也眾惡推遠不附近也極陳亡國之情狀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易列己忠

也所趨務也譴怒橫異無宿戒也情寃見之

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行度清白皎如素也皇天羅宿有度數也

明亦不必自白也言已行可考不難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

九章第四

銜而自載乘汜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如駕駑馬而長驅也

不能制御乘車將仆乘舟汜船而涉渡也編竹木曰拊楚人曰拊秦人曰撥也身將沈沒而危殆也背棄聖制用愚意也若乘船車無轡權也棄賢自亡楚君終不能悔此則可

傷然後決死恐甯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

有再意欲淹沒隨水去也不畢辭與人疑已畏罪甯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

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陳言未終遂自投也哀上愚蔽心不

照也惜往日言已不畢詞則君

終見壅申作九章之意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后

士也皇皇天也服習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眾木來服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眾也南國謂江南也遷徙也言橘受天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也后土皇天也天地生材南國有橘蓋遷江南所識之賢士年少深固難徙隱居望其繼已志故作頌美之

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屈原見橘根深堅固

終不可徙則專一已志守忠信也綠猶青也素白也言橘青葉白華紛然盛茂誠可喜也以言已行清白可信任也

會枝剡棘圓果

九章第四

博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

剡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博園也楚人名園為博言橘枝重累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其實園博又像文也以言已有文武能方園言橘葉青其實黃雜糅俱盛爛然而明言已敏達道德亦爛然有文章也精明也類猶貌也言橘實赤黃其色精明內懷潔白以言賢者亦然外有精明之貌內有潔白之志故可任以道而事用之也

液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

紛縕盛貌也醜惡也言橘類紛縕而

盛如人宜修飾形容盡好無有醜惡也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

徒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爾汝

小也言嗟乎臣女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異

於橘也屈原言己之行度獨立堅固不可遷

徙誠可喜也蘇寤也言屈原自知為讒佞所

害心中覺寤然終不可變節橫行忠直猶立

自持不隨人也蘇猶竦也再言不遷徙者

頌此諷彼也人材係國存亡於死眷之焉

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言已閉心捐欲勅慎自守終不敢有過失也

秉執也言已執履忠正行無私阿故參配天

地通知神明使知之也言有一不願歲并

遷者則國不亡以其德參天地立也

謝與長友兮謝去也言已願與橘同心并志

歲月雖去年且衰老長為朋友

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淑善也梗強也言已

離行梗然堅強不終不淫惑而失義

雖少可師長兮言已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

離儷也善配猶良友也梗直也

之好恐人輕其少故初異之後友之乃欲師

見至今想也 今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像法也伯

其風規也 伯夷置以為像兮夷孤竹君

肯受兄弟棄國俱去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

伯夷叔齊諫之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可謂

九章第四

遠離也傷己之老無益國也願謝去

成與此人為友言己年長彼不敢與平交

離行梗然堅強不終不淫惑而失義

言已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

離儷也善配猶良友也梗直也

之好恐人輕其少故初異之後友之乃欲師

見至今想也 今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像法也伯

其風規也 伯夷置以為像兮夷孤竹君

肯受兄弟棄國俱去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

伯夷叔齊諫之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

曰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而餓死屈原
亦自以修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
終故曰以伯
夷為法也
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
回風謂之

回邪以興讒人言飄風動搖芳草使不得安

以言讒人亦別離忠直使得臯過也故已見

心冤結而傷痛也物有微而隕性兮

世之詞追怨無端物自謂也言已與

言芳草為物其性微眇易以隕落言賢者

四

倡導薄俗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

足自慰也尚書曰讓於稷契暨臯繇言已

忘見讒人也倡君為惡則思念古世彭咸欲

齊志節不能忘也暨不得已也不得已

與眾和同者為欲貴臣介已於王成已從

且咸之志也或者暨志謂勉抑萬變其情豈

志介耿介也謂不忘其介抑萬變其情豈

可蓋今孰虛偽之可長蓋覆也言讒人長於

其辭前後反覆如明君察之則知其態也言

讒人虛造言其行邪偽不可久長必遇害也

言頤襄謂與已同鳥獸鳴以號羣兮

心其後卒不可掩草苴比而不芳生曰草枯曰苴

李同四

三

走獸羣鳴相呼則芳草合其莖葉芬芳以不
物也以言讒口眾多盈君之耳亦可令忠直
之士失其本志也 苴藉也 蹂辱之草 魚茸
不可理者也 言眾無才能如草苴相比 魚茸

鱗以自別今蛟龍隱其文章 葺累也 言眾魚
六鱗則蛟龍隱其文章而避之也 言俗人朋
...恣其口舌則賢者亦伏匿深藏也 葺次

羣魚自相比次而又各欲 故荼苦不同畝
異喻黨人相引復爭權也

蘭茝幽而獨芳 二百四十步為畝 言枯草
亦不同朝而俱用之也 以言賢人雖居
不時其忠正之行也 忠佞相形已乃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
之草不可與同畝

四

統世而自貺 佳廟曰都也 更代也 貺與也 言己
念懷王長居郢都世統其位父子相舉今不
任賢亦將危殆也 世傳國及子孫也 貺賜
謂三統有天下者也 受賜懷王長美亦必無
也言嗣子自當繼統受賜懷王長美亦必無
不慈之意深 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
恨頃襄也

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
言已常眇然高志執行忠正冀上及先賢
佯也相佯無所據依之貌也言已放棄若浮
雲之氣東西無所據依 遠志所 介眇志之
及悲王在秦也 浮雲喻客秦也

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介節也 言已能守耿
不用於世也 賦鋪也 詩志也 言已守高眇之
節不用於世也 賦鋪陳其志自證明也 介猶

節不用於世也 賦鋪陳其志自證明也 介猶

賦鋪陳其志自證明也 介猶

紹也眇幽也詩離騷也心所疑者惟佳人之
賦離騷以明之託以介紹己志也
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懷念也處居也言己
折香草以自修飾行善終不忘也椒增歔
喻宗室也思念懷王又感宗臣之義
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
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
而不去歔歔啼貌言己思念懷王悲啼歔歔
雖獨隱伏猶思道德欲輔助之淒淒
流貌曙明曼曼長貌心常悲寤從容以周流
慕長夜喻闇朝也掩撫也
兮眇逍遙以自恃覺立徙倚而行步也且徐
游戲內自娛也欲去不

九章第四

可故又思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
自託也
止糺思心以為纒兮編愁苦以為膺憂悴心
重歎辛
苦也氣逆憤懣結不下也糺戾也纒佩帶也
編結也膺胸也結胸者言動以憂愁自係結
也勉事嗣君降心徇俗誠內折若木以蔽
自傷愍也亦誰知之誰能聽之
光兮隨飄風之所仍願折若木以蔽日使己
光謂日光仍因也言己
稽畱因隨羣小而遊戲也若木日入之地
喻秦也蔽光遮懷王不得出也飄風楚君臣
國議無所定存髮鬢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
也仍窘也
湯髮鬢謂形貌也言己欲隨從羣小存其形
貌察其情志不可得知故中心沸熱若湯

也王心痛不能反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言遷沉不死之意猶欲王反故自抑志也也歲芻芻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蘋蘩節四時之序也秋蘩春槁而節離兮與老會也喻己年老齒隨落也衡節四時之序也秋蘩春俱槁則節序難易矣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甯逝死而流亾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唵而投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志意已盡知慮

九章第四

闕也履信被害志不怠也明己之謀不空設也也意欲終命心乃快也情悃悃常如愁也自哀獨心悲愁也遠離父母無依歸也原傷已無安樂之志而有孤放之悲也誰有悲哀而不憂也隱憂也詩云如有隱憂也孰能者自許其能也有思而不隱惟忠貞烈士能昭彭咸之所聞以觀見先賢之法則也之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昇彼高山郢道遼遠居僻陋也石巒夷陵入景響之以上夔巫諸山也望望蜀憂秦也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竄在山野無民域秦孤獨阻絕也言懷王入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

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

中煩寃常懷忿也思念憔悴相連接也肝膽係結難解釋也思念纏繞而成結也締結也

所謂繫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苾苾之無儀聲

心懷王有隱而相感兮天與地合無垠形也草木彌望容貌盛也鶴鳴九臯聞於

天也言已獨以物有純而不可為松柏冬生稟氣

孤忠感眇苾也純一不隨眾變也志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

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

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入極道理難算計也細微之思難斷

九章第四

絕也憂思慘慘恆涕泣也身處幽冥心不樂也意欲隨水而自退也流風上水帆風行

如流託彭咸之所居從古賢俊自沈沒也

秦也今彭水在涪萬上高巖之峭岸兮升彼

間其大彭舊國乎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

之峻峭也巫彭據山險以扼江上言凌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零零託乘風

際也上至玄冥舒光耀也所至高眇不可逮

也湛厚也詩云湛湛露斯霏霏霜貌言已雖

昇青冥猶能食霜露之精以自潔淨也

蜺邪氣霜露正氣言都彭巫則國脈復氛

覆

消也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伏聽天
急也心覺自傷又痛惻也風穴執政主議
者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依之者頃襄
也嬋媛傷懷之兒善馮崑崙以瞰霧露兮隱
謀不行故悟而自傷馮崑崙以瞰霧露兮隱
岷山以清江也遂處神山觀濁亂之氣也隱伏
導江言已雖遠遊戲猶依神山而止欲清澄
邪惡者也馮崑崙言制秦也馮崑崙之言闕隙
以乘之也隱依也據岷山則憚涌湍之磴
無夏水燒夷陵之禍故江清也憚涌湍之磴
磴兮聽波聲之洶洶憚難也涌湍危阻也以
風而波以喻俗人言也已欲澄清邪惡復為
讒人所危俗人所誦訕也秦兵必從蜀下

九章第四

故憚湍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芑芑之無紀言
波也欲隨眾容容則無經緯於世人也又欲罔然
芑芑與眾同志則無以立紀綱垂號謚也
國亂議論輒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
言欲軋揚已心彷徨立功則其道無從至漂
也雖欲長驅無所及也趨於亂也
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滔滔其前
後兮登山入水周六合也雖遠念君在旁側
也也思如流水遊楚國也君側皆讒人
也伴張弛之信期國而眾人俱共毀已言內
無誠信不可與期之也張謂與秦戰弛與
秦和也信期王意所在政令所出也眾皆伴

以爲言無定謀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而爲雨也相仍者從也煙液所積言所聚也煙炎氣喻言戰有驕氣盛也徒見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言已上觀炎陽煙液之流憂思在心無所告也霜雪政亂國借危之象潮水擊秦兵奄至也此謂地者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黃棘棘刺也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此言己本謀在張弛之外因追傷懷王時本謀也光景言君有時明悟也懷王廿五年與秦王會黃棘秦復

九章弟四

歸我上庸明年太子質秦蓋原主姑講以紓日前之禍太子逃歸所謀不成故恨其枉施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也伯夷叔齊兄也放逐也迹行也放倣效也效介子從也以自喻伯夷讓國望頃襄倣其迹也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尅心導樂志無復所適也調度和協眾情也弗去言不忌也離騷曰和調所以自娛刻猶傷也著讀爲著衣之著志之所著言己志在興楚反王也適猶如也自傷無如也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逝逝富貴也逝逝猶利貌也言傷今世人見

利逃逃然逃逃謂楚將亡此國亡身死者也浮江淮
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適之罪太子以成
今禍故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
怨也狄也遭遇閻君遁世離俗自擁石赴河故言
抗迹也申徒狄蓋楚人也或者本司徒楚
讀為申耳疾暗君自投於驟諫君而不聽兮
河不待國亡而先死也
任重石之何益驟數任負也百三十斤為重
自任以重石憂終無益於萬分也任任也
任重石所謂懷沙也懷沙自沈終兩無益哀
其徒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結懸
死也蹇產

九章第四

結屈言已乘水陷波乃愁而恐懼則心懸
詰屈不可解也死猶有限忠之至也此
冊總述志意蹤迹蓋絕羣
於此若羣書之自序也
悲回風

九章釋弟四

